醒世恒言

八之十

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911
册數 16（4）
函號 5 5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第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自古姻緣天定，不繇人力謀求。有緣千里也相
投，對面無緣不偶。　仙境桃花出水，宮中紅葉
傳溝。三生簿上注風流，何用冰人開口。

這首西江月詞，大抵說人的婚姻，乃前生注定，非人
力可以勉强。今日聽在下說一樁意外姻緣的故事，
喚做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這故事出在那个朝代？何
處地方？那故事出在大宋景祐年間，杭州府有一人，
姓劉名秉義，是个醫家出身。媽媽談氏，生得一對兒

女兒子喚做劉璞年當弱冠一表非俗已聘下孫寡婦的女兒珠姨爲妻那劉璞自幼攻書學業已就到十六歲上劉秉義欲令他棄了書本習學醫業劉璞立志大就不肯改業不在話下女兒小名慧娘年方一十五歲已受了鄰近開生藥鋪裴九老家之聘那慧娘生得姿容艷麗意態妖嬈非常標致怎見得但見

蛾眉帶秀鳳眼含情腰如弱柳迎風面似嬌花拂
水體態輕盈漢家飛燕同稱性格風流吳國西施
並美蕊宮仙子謫人間月殿姮娥臨下界

不題慧娘貌美且說劉公見兒子長大同媽媽商議要與他完姻方待教媒人到孫家去說恰好裴九老也教媒人來說要娶慧娘劉公對媒人道多多上覆裴親家小女年紀尚幼一些妝奩未備須再過幾時待小兒完姻過了方及小女之事目下斷然不能從命媒人得了言語回覆裴家那裴九老因是老年得子愛惜如珍寶一般恨不能風吹得大早些兒與他畢了姻事生男育女今日見劉公推托好生不喜又央媒人到劉家說道令愛今年一十五歲也不算做小了到我家來時即如女兒一般看待决不難爲就

是粧奩厚薄但憑親家並不計論萬望親家曲允則个劉公立意先要與兒子完親然後嫁女媒人往返了幾次終是不允裴九老無奈只得忍耐當時若是劉公允了却不省許些事體止因執意不從到後生出一段新聞傳說至今正是

只因一着錯　滿盤俱是空

却說劉公回脫了裴家央媒人張六嫂到孫家去說兒子的姻事元來孫寡婦母家姓胡嫁的丈夫孫恒原是舊家子弟自十六歲做親十七歲就生下一个女兒喚名珠姨纔隔一歲又生个兒子取名孫潤小字玉郎兩个兒女方在襁褓中孫恒就亡過了虧孫寡婦有些節氣同着養娘守這兩个兒女不肯改嫁因此人都喚他是孫寡婦光陰迅速兩个兒女漸漸長成珠姨便許了劉家玉郎從小聘定善丹青徐雅的女兒文哥爲婦那珠姨玉郎都生得一般美貌就如良玉碾成白粉團就一般加添資性聰明男善讀書女工針指還有一件不但才貌雙美且又孝悌兼全閒話休題且說張六嫂到孫家傳達劉公之意要擇吉娶小娘子過門孫寡婦母子相依滿意欲要再停幾時因想男婚女嫁乃是大事只得應承對張六

劉公忠厚
人然斷道
想亦中中

嫂道上覆親翁親母我家是孤兒寡婦沒甚大粧奩
嫁送不過隨常粗布衣裳凡事不要見責張六嫂覆
了劉公劉公備了八盒羹果禮物并吉期送到孫家
孫寡婦受了吉期忙忙的製辦出嫁東西看看日子
巳近母女不忍相離終日啼啼哭哭誰想劉璞因冒
風之後出汗虛了變爲寒症人事不省十分危篤喫
的藥就如潑在石上一毫沒用求神問卜俱說無救
嚇得劉公夫妻魂魄都喪守在牀邊吞聲對泣劉公
與媽媽商量道孩兒病勢恁樣沉重料必做親不得
不如且回了孫家等待病痊再擇日罷劉媽媽道老

女流見識
每每如此

好詐

官兒你許多年紀了這樣事難道還不曉得大凡病
人勢凶得喜事一沖就好了未曾說起的還要去相
求如今現成事體怎麼反要回他劉公道我看孩兒
病體凶多吉少若要來家沖得好時此是萬千之喜
不必講了倘或不好可不害了人家子女有个晚嫁
的名頭劉媽媽道老官你但顧了別人却不顧自己
你我費了許多心機定得一房媳婦誰知孩兒命薄
臨做親却又患病起來今若回了孫家孩兒無事不
消說起萬一有些山高水低有甚把臂那原聘還了
一半也算是他們忠厚了却不是人財兩失劉公道

依你便怎樣劉媽媽道依着我分付了張六嫂不要題起孩兒有病竟要來家就如養媳婦一般若孩兒病好另擇吉結親倘然不起媳婦轉嫁時我家原聘并各項使費少不得班足了放他出門却不是个萬全之策劉公耳朶原是棉花做的就依着老婆忙去叮囑張六嫂不要洩漏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

劉公便瞞着孫家那知他緊間壁的鄰家姓李名榮曾在人家管過解庫人都叫他做李都管爲人極是刁鑽專一要打聽人家的細事喜談樂道因做主管時得了些不義之財手中有錢所居與劉家基址相連意欲強買劉公房子劉公不肯爲此兩下面和意不和巴不能劉家有些事故幸災樂禍曉得劉璞有病危急滿心歡喜連忙去報知孫家孫寡婦聽見女壻病凶恐防悞了女兒即使養娘去叫張六嫂來問張六嫂欲待不說恐怕劉璞有變孫寡婦後來埋怨欲要說了又怕劉家見怪事在兩難欲言又止孫寡婦見他半呑半吐越發盤問得急了張六嫂隱瞞不過乃說偶然傷風原不是十分大病將息到做親時料必也好了孫寡婦道聞得他病勢十分沉重你怎說得這般輕易這事不是當耍的我受了千辛萬苦

守得這兩个兒女成人如珍寶一般你若含糊賺了我女兒時少不得和你性命相博那時不要見怪又道你去對劉家說若果然病重何不待好了另擇日子總是兒女年紀尚小何必恁樣忙迫問明白了快來回報一聲張六嫂領了言語方欲出門孫寡婦又叫轉道我曉得你決無實話回我的我令養娘同你去走遭便知端的張六嫂見說教養娘同去心中着忙道不消得好歹不悞大娘之事孫寡婦那里肯聽教了養娘些言語跟張六嫂同去張六嫂擺脫不得只得同到劉家恰好劉公走出門來張六嫂欺養娘不認得便道小娘子少待等我問句話來急走上前扯劉公到一邊將孫寡婦適來言語細說又道他因放心不下特教養娘同來討个實信却怎的回答劉公聽見養娘來看手足無措埋怨道你怎不阻擋住了却與他同來張六嫂道再三攔阻如何肯聽教我也沒奈何如今且留他進去坐了你們再去從長計較回他不要連累我後日受氣說還未畢養娘已走過來張六嫂就道此間便是劉老爹養娘深深道个萬福劉公還了禮道小娘子請裏面坐一齊進了大門到客坐內劉公道六嫂你陪小娘子坐着待我教

老荊出來張六嫂道老爹自便劉公急急走到裏面一五一十學于媽媽又說如今養娘在外怎地回他倘要進來探看孩兒却又如何掩飾不如改了日子罷媽媽道你真是个死貨他受了我家的聘便是我家的人了怕他怎的不要着忙自有道理便教女兒慧娘你去將新房中收拾整齊留孫家婦女喫點心慧娘答應自去劉媽媽即走向外邊與養娘相見畢問道小娘子下顧不知親母有甚話說養娘道俺大娘聞得大官人有恙放心不下特教男女來問候二來上覆老爹大娘若大官人病體初痊恐未可做親

不如再停幾時等大官人身子健旺另揀日罷劉媽媽道多承親母過念大官人雖是有些身子不快也是偶然傷風原非大病若要另擇日子這斷不能勾的我們小人家的買賣千難萬難方纔支持得停當如錯過了却不又費一番手脚況且有病的人正要得喜事來沖他病也易好常見人家要省事時還借這病來見喜何況我家吉期送已多日親戚都下了帖兒請喫喜筵如今忽地換了日子他們不道你家不肯必認做我們討媳婦不起傳說開去却不被人笑恥壞了我家名頭煩小娘子回去上覆親母不消

擔憂我家干係大哩養娘道大娘話雖說得是請問大官人睡在何處待男女候問一聲好家去回報大娘也教他放心劉媽媽道適來服了發汗的藥正熟睡在那里我與小娘子代言罷事體總在剛纔所言了更無別說張六嫂道我原說偶然傷風不是大病你們大娘不肯相信又要你來如今方見老身不是說謊的了養娘道既如此告辭罷便要起身劉媽媽道那有此理說話忙了茶也還沒有喫如何便去即邀到裏邊又道我房裏腌腌臢臢到在新房裏坐罷引入房中養娘舉目看時擺設得十分齊整劉媽媽又道你看我家諸事齊備如何肯又改日子就是放了親大官人到還要留在我房中歇宿等身子全愈了然後同房哩養娘見他整備得停當信以為實當下劉媽媽教丫鬟將出點心茶來擺上又教慧娘出來相陪養娘心中想道我家珠娘是極標致的了不想這女娘也恁般出色喫了茶作別出門臨行劉媽媽又再三囑付張六嫂是必來覆我一聲養娘同着張六嫂回到家中將上項事說與主母孫寡婦聽了心中到沒了主意想道欲待允了恐怕女婿真个病重變出些不好來害了女兒將欲不允又恐女婿果

爲下文張本

是小病已愈悞了吉期疑惑不定乃對張六嫂道六嫂待我酌量定了明早來取回信罷張六嫂道正是大娘從容計較老身明早來也說罷自去且說孫寡婦與兒子玉郎商議這事怎生計結玉郎道想起來還是病重故不要養娘相見如今必要回他另擇日子他家也沒奈何只得罷休但是空費他這番東西見得我家沒有情義倘後來病好相見之間覺道沒趣若依了他們時又恐果然有變那時進退兩難懊悔却便遲了依着孩兒有个兩全之策在此不知母親可聽孫寡婦道你且說是甚兩全之策玉郎

有此計較方以放玉郎代行

道明早教張六嫂去說日子便依着他家粧奩一毫不帶見喜過了到第三朝就要接回等待病好連粧奩送去是恁樣縱有變故也不受他們籠絡這却不是兩全其美孫寡婦道你真是个孩子家見識他們一時假意應承娶去過了三朝不肯放回却怎麼處玉郎道如此怎好孫寡婦又想了一想道除非明日教張六嫂依此去說臨期教姐姐閃過一邊把你假扮了送去皮箱內原帶一副道袍鞋襪預防到三朝容你回來不消說起倘若不容且住在那里看个下落倘有三長兩短你取出道袍穿了竟自走回那个

扯得你住、王郎道、別事便可、這件却使不得、後來被人曉得、教孩兒怎生做人、孫寡婦見兒子推却、心中大怒道、縱別人曉得、不過是耍笑之事、有甚大害、王郎平昔孝順、見母親發怒、連忙道、待孩兒去便了、只不會梳頭、却怎麼好、孫寡婦道、我教養娘伏侍你去便了、討較已定、次早張六嫂來討回音、孫寡婦與他說、如此如此、恁般恁般、若依得、便要過去、依不得、便另擇日罷、張六嫂覆了劉家、一一如命、你道他爲何就肯了、只因劉璞病勢愈重、恐防不妥、单要哄媳婦到了家裏、便是買賣了、故此將錯就錯、更不爭長競短、那知孫寡婦已先參透機關、將个假貨送來、劉媽媽反做了

周郎妙計高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

話休煩絮、到了吉期、孫寡婦把玉郎粧扮起來、果然與女兒無二、連自已也認不出真假、又教習些女人禮數、諸色好了、只有兩件難以遮掩、恐怕露出事來、那兩件、第一件是足與女子不同、那女子的尖尖趫趫鳳頭、一對露在湘裙之下、蓮步輕移、如花枝招颭一般、玉郎是个男子漢、一隻脚比女子的有三四隻大、雖然把掃地長裙遮了、教他緩行細步、終是有些

蹊蹺這也還在下邊無人來揭起裙兒觀看還隱藏得過第二件是耳上的環兒此乃女子平常時所戴愛輕巧的也少不得戴對丁香兒那極貧小戶人家沒有金的銀的就是銅錫的也要買對兒戴着今日玉郎扮做新人滿頭珠翠若耳上沒有環兒可成模樣麼他左耳還有个環眼乃是幼時恐防難養穿過的那右耳却沒眼兒怎生戴得孫寡婦左思右想出一个計策來你道是甚計策他教養娘討个小小膏藥貼在右耳若問時只說環眼生着痱瘡戴不得環子露出左耳上眼兒掩飾打點停當將珠㛹藏過一間房裏專候迎親人來到了黃昏時候只聽得鼓樂喧天迎親轎子已到門首張六嫂先入來看見新人打扮得如天神一般好不歡喜眼前不見玉郎問道小官人怎地不見孫寡婦道今日忽然身子有些不健睡在那里起來不得那婆子不知就裏不來再問孫寡婦將酒飯犒賞了來人賓相念起詩賦請新人上轎玉郎兜上方巾向母親作別孫寡婦一路假哭送出門來上了轎子教養娘跟着隨身只有一隻皮箱更無一毫粧奩孫寡婦又叮囑張六嫂道與你說過三朝就要送回的不可失信張六嫂連聲答應

天使其然

道這个自然、不題孫寡婦、且說迎親的、一路笙簫聒耳、燈燭輝煌、到了劉家門首、賓相進來說道新人將已出轎、沒新郎迎接、難道教他獨自拜堂不成、劉公道這却怎好、不要拜罷、劉媽媽道我有道理、教女兒陪拜便了、即令慧娘出來相迎、賓相念了闌門詩賦、請新人出了轎子、養娘和張六嫂兩邊扶着、慧娘相迎、進了中堂、先拜了天地、次及公姑親戚、雙雙却是兩个女人同拜、隨從人沒一个不掩口而笑、都相見過了、然後姑嫂對拜、劉媽媽道如今到房中去與孩兒沖喜、樂人吹打、引新人進房來、至臥床邊、劉媽媽

揭起帳子、叫道我的兒今日娶你媳婦來家沖喜、你須掙扎精神則个、連叫三四次、並不則聲、劉公將燈照時、只見頭兒歪在半邊、昏迷去了、原來劉璞病得身子虛弱、被鼓樂一震、故此昏迷、當下老夫妻手忙脚亂、掐住人中、即教取過熱湯、灌了幾口、出了一身冷汗、方纔甦醒、劉媽媽教劉公看着兒子、自己引新人到新房中去、揭起方巾、打一看時、美麗如画、親戚無不喝采、只有劉媽媽心中反覺苦楚、他想媳婦恁般美貌、與兒子正是一對兒、若得雙雙奉侍老夫妻的暮年、也不枉一生辛苦、誰想他沒福臨做親却染

女孩兒痴心如何便欲得美丈夫相比耳

此大病十分中到有九分不妙倘有一差兩悮媳婦
少不得歸于別姓豈不目前空喜不題劉媽媽心中
之事且説玉郎也舉目看時許多親戚中只有姑娘
生得風流標致想道好个女子我孫潤可惜已定了
妻子若早知此女恁般出色一定要求他爲婦這里
玉郎方在贊羡誰知慧娘心中也想道一向張六嫂
説他標致我還未信不想話不虚傳只可惜哥哥没
福受用今夜教他孤眠獨宿若我丈夫像得他這樣
美貌便稱我的生平了只怕不能勾哩不題二人彼
此欣羨劉媽媽請衆親戚赴過花燭筵席各自分頭

又是天使其然

歇息賓相樂人俱已打發去了張六嫂没有睡處也
自歸家玉郎在房養娘與他卸了首飾秉燭而坐不
敢便寢劉媽媽與劉公商議道媳婦初到如何教他
獨宿可教女兒去陪伴劉公道只怕不穩便繇他自
睡罷劉媽媽不聽對慧娘道你今夜相伴嫂嫂在新
房中去睡省得他怕冷靜慧娘正愛着嫂嫂見説教
他相伴恰中其意劉媽媽引慧娘到新房中道娘子
只因你官人有些小恙不能同房特令小女來陪你
同睡玉郎恐露出馬脚回道奴家自來最怕生人到
不消罷劉媽媽道呀你們姑嫂年紀相彷即如姊妹

一般、正好相處、怕怎的、你若嫌不穩時、各自盖着條被兒、便不妨了、對慧娘道、你去收拾了被窩過來、慧娘答應而去、玉郎此時、又驚又喜、喜的是心中正愛着姑娘標致、不想天與其便、劉媽媽令來陪臥、這事便有幾分了、驚的是恐他不允、一時叫喊起來、反壞了自已之事、又想道、此番挫過、後會難逢、看這姑娘年紀已在當時、情竇料也開了、須用計緩緩撩撥、熱了、不怕不上我鈎、心下正想、慧娘教丫鬟拿了被兒同進房來、放在床上、劉媽媽起身、同丫鬟自去、慧娘將房門閉上、走到玉郎身邊、笑容可掬、乃道、嫂嫂適來見你、一些東西不喫、莫不餓了、玉郎道、到還未餓、慧娘又道、嫂嫂今後要甚東西、可對奴家說知、自去拿來、不要害羞不說、玉郎見他意兒殷勤、心下暗喜、答道、多謝姑娘美情、慧娘見燈上結着一个大大花兒、笑道、嫂嫂好个燈花兒、正對着嫂嫂、可知喜也、玉郎也笑道、姑娘休得取笑、還是姑娘的喜信、慧娘道、嫂嫂話兒到會耍人、兩个閑話一回、慧娘道、嫂嫂夜深了、請睡罷、玉郎道、姑娘先請、慧娘道、嫂嫂是客、奴家是主、怎敢僭先、玉郎道、這个房中、還是姑娘是客、慧娘笑道、恁樣占先了、便解衣先睡、養娘見兩下取

女孩兒直恁饒舌可夯着了道兒

此語亦非玉郎不能道

好光景

笑覺道玉郎不懷好意低低說道官人你須要斟酌此事不是當耍的倘大娘知了連我也不好玉郎道不消囑付我自曉得你自去睡養娘便去旁邊打个鋪兒睡下玉郎起身携着燈兒走到牀邊揭起帳子照看只見慧娘捲着被兒睡在裏牀見玉郎將燈來照笑嘻嘻的道嫂嫂睡罷了照怎的玉郎也笑道我看姑娘睡在那一頭方好來睡把燈放在牀前一隻小卓兒上解衣入帳對慧娘道姑娘我與你一頭睡了好講話耍子慧娘道如此最好玉郎鑽下被裏卸了上身衣服下體小衣卻穿着問道姑娘今年青春

好光景

了慧娘道一十五歲又問姑娘許的是那一家慧娘怕羞不肯回言玉郎把頭捱到他枕上附耳道我與你一般是女兒家何必害羞慧娘方纔荅道是開生藥鋪的裴家又問道可見說佳期還在何日慧娘低低道近日曾教媒人再三來說爹道奴年紀尚小回他們再緩幾時哩玉郎笑道回了他家你心下可不氣惱麼慧娘伸手把玉郎的頭推下枕來道你不是个好人哄了我的話便來耍人我若氣惱時你今夜心裏還不知怎地惱着哩玉郎依舊又捱到枕上道你且說我有甚惱慧娘道今夜做親沒有个對兒怎

三入港
[illegible]然耳

地不惱、玉郎道、如今有姑娘在此、便是个對兒了、又有甚惱、慧娘笑道、恁樣說、你是我的娘子了、玉郎道、我年紀長、是你丈夫、還是我、慧娘道、我今夜替哥哥拜堂、就是哥哥一般、還該是我、玉郎道、大家不要爭、只做个女夫妻罷、兩个說風話耍子、愈加親熱、玉郎料想沒事、乃道、既做了夫妻、如何不合被兒睡、口中便說、兩手即掀開他的被兒、捱過身來、伸手便去摸他身上、膩滑如酥、下體却也穿着小衣、慧娘此時已被玉郎調動春心、忘其所以、任玉郎摩弄、全然不拒、玉郎摸至胸前時、一對小乳、豐隆突起、溫軟如綿、乳頭却像雞頭肉一般、甚是可愛、慧娘也把手來將玉郎渾身一摸、道、嫂嫂好个軟滑身子、摸他乳時、剛剛只有兩个小小乳頭、心中想道、嫂嫂長似我、怎麼乳兒到小、玉郎摩弄了一回、便雙手摟抱過來、嘴對嘴、將舌尖度向慧娘口中、慧娘只認做姑嫂戲耍、也將雙手抱住、含了一回、也把舌兒吐到玉郎口裏、被玉郎含住、着實咂吮、咂得慧娘遍體酥麻、便道、嫂嫂如今不像女夫妻、竟是真夫妻一般了、玉郎見他情動、便道、有心頑了、何不把小衣一發去了、親親熱熱睡一回也好、慧娘道、羞人答答、脫了不好、玉郎道、縱是

取笑有甚麽羞、便解開他的小衣褪下、伸手去摸他不便處、慧娘雙手即來遮掩道、嫂嫂休得羅唣、玉郎捧過面來親个嘴道、何妨、得你也摸我的便了、慧娘真个也去解了、他的褪來摸時、只見一條玉莖、鐵硬的挺着、喫了一驚、縮手不迭、乃道、你是何人、却假粧着嫂嫂來此、玉郎道、我便是你的丈夫了、又問怎的、一頭即便騰身上去、將手啓他雙股、慧娘雙手推開半邊道、你若不説真話、我便叫喊起來、教你了不得、玉郎着了急、連忙道、娘子不消性急、待我説便了、我是你嫂嫂的兄弟、玉郎聞得你哥哥病勢沉重、未知怎地、我母親不捨得姐姐出門、又恐悞了你家吉期、故把我假粧嫁來、等你哥哥病好、然後送姐姐過門、不想天付良緣、到與娘子成了夫婦、此情只許你我曉得、不可洩漏、説罷、又翻上身來、慧娘初時只道是真女人、尚然心愛、如今却是个男子、豈不歡喜、况且已被玉郎先引得神䰟飄蕩、又驚又喜、半推半就道、元來你們恁樣欺心、玉郎那有心情回答、雙手緊緊抱住、即便恣意風流、

一个是青年孩子、初嘗滋味、一个是黄花女兒、乍得甜頭、一个説今宵花燭、到成就了你我姻緣、一

个說此夜衾稠便試發了夫妻恩愛一个說前生有分不須月老氷人一个道異日休忘誓盡山盟海誓各燥自家脾胃管甚麽姐姐哥哥且圖眼下歡娛全不想有夫有婦雙雙蝴蝶花間舞兩兩鴛鴦水上遊

雲雨已畢緊緊偎抱而睡且說養娘恐怕玉郎弄出事來臥在旁邊鋪上眼也不合聽着他們初時還說話笑耍次後只聽得牀稜搖戞氣喘吁吁已知二人成了那事暗暗叫苦到次早起來慧娘自向母親房中梳洗養娘替玉郎梳粧低低說道官人你昨夜恁般說了却又口不應心做下那事倘被他們曉得却怎處玉郎道又不是我去尋他他自送上門來教我怎生推却養娘道你須拿住主意便好玉郎道你想恁樣花一般的美人同牀而臥便是鐵石人也打熬不住教我如何忍耐得過你若不泄漏時更有何人曉得粧扮已畢來劉媽媽房裏相見劉媽媽道兒環子也忘戴了養娘道不是忘了因右耳上環眼生了痔瘡戴不得還貼着膏藥哩劉媽媽道元來如此玉郎依舊來至房中坐下親戚女眷都來相見張六嫂也到慧娘梳裹罷也到房中彼此相視而笑是日劉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口是心非

公請內外親戚喫慶喜筵席大吹大擂直飲到晚各自辭別回家慧娘依舊來伴玉郎這一夜顛鸞倒鳳海誓山盟比昨倍加恩愛看看過了三朝二人行坐不離到是養娘捏着兩把汗催玉郎道如今已過三朝可對劉大娘說回去罷玉郎與慧娘正火一般熱那想回去假意道我怎好啓齒說要回去須是母親教張六嫂來說便好養娘道也說得是即便回家却說孫寡婦雖將兒子假粧嫁去心中却懷着鬼胎急切不見張六嫂來回覆眼巴巴望到第四日養娘回家連忙來問養娘將女壻病凶姑娘陪拜夜間同睡相好之事細細說知孫寡婦跌足叫苦道這事必然做出來也你快去尋張六嫂來養娘去不多時同張六嫂來家孫寡婦道六嫂前日講定的三朝便送回來今已過了勞你去說快些送我女兒回來張六嫂得了言語同養娘來至劉家恰好劉媽媽在玉郎房中閑話張六嫂將孫家要接新人的話說知玉郎慧娘不忍割舍到暗暗道但願不允便好誰想劉媽媽真个說道六嫂你媒也做老了難道恁樣事還不曉得從來可有三朝媳婦便歸去的理麼前日他不肯嫁來這也沒奈何今旣到我家便是我家的人了還

合說

像得他意、我千難萬難、娶得个媳婦、到三朝便要回去、說也不當人子、既如此不捨得、何不當初莫許人家、他也有兒子、少不得也要娶媳婦、看三朝可肯放回家去、聞得親母是个知禮之人、虧他怎樣說了出來、一番言語、說得張六嫂啞口無言、不敢回覆孫家那養娘恐怕有人闖進房裏、衝破二人之事、到緊緊守着房門、也不敢回家、且說劉璞自從結親這夜驚出那身汗來、漸漸痊可、曉得妻子已娶來家、人物十分標致、心中歡喜、這病愈覺好得快了、過了數日、掙扎起來、半眠半坐、日漸健旺、即能梳裏要到房中來看渾家、劉媽媽恐他初愈、不耐行動、教丫鬟扶着、自已也隨在後、慢慢騰騰的走到新房門口、養娘正坐在門檻之上、丫鬟道、讓大官人進去、養娘立起身來、高聲叫道、大官人進來了、玉郎正摟着慧娘調笑、聽得有人進來、連忙走開、劉璞掀開門簾、跨進房來、慧娘道、哥哥且喜梳洗了、只怕還不宜勞動、劉璞道、不打緊、我也暫時走走就去、驅的便向玉郎作揖、玉郎背轉身、道了个萬福、劉媽媽道、我的兒、你且慢作揖麽、又見玉郎背立、便道、娘子、這便是你官人、如今病好了、特來見你、怎麽到背轉身子、走向前扯近兒子身

邊道我的兒與你恰好正是个對兒劉璞見妻子美貌非常甚是快樂真个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那病平去了幾分劉媽媽道兒去睡了罷不要難爲身子原教了鬟扶着慧娘也同進去玉郎見劉璞雖然是个病容却也人材齊整暗想道姐姐得配此人也不辱抹了又想道如今姐夫病好倘然要來同臥這事便要決撒快些回去罷到晚上對慧娘道你哥哥病已好了我須住身不得你可攛掇母親送我回家換姐姐過來這事便隱過了若再住時事必敗露慧娘道你要歸家也是易事我的終身却怎麼處玉郎道此

事我已千思萬想但你已許人我已聘婦沒甚計策挽回如之奈何慧娘道君若無計娶我誓以魂魄相隨決然無顏更事他人說罷嗚嗚咽咽哭將起來玉郎與他拭了眼淚道你且勿煩惱容我再想自此兩相留戀把回家之事到閣起一邊一日午飯已過養娘向後邊去了二人將房門閉上商議那事長算短算沒个計策心下苦楚彼此相抱暗泣且說劉媽媽自從媳婦到家之後女兒終日行坐不離剛到晚便閉上房門去睡直至日上三竿方纔起身劉媽媽好生不樂初時認做姑嫂相愛不在其意已後日日如

此心中老大疑惑也還道是後生家貪眠懶惰幾遍要說因想媳婦初來尚未與兒子同牀還是个嬌客只得耐住那日也是合當有事偶在新房前走過忽聽得裏邊有哭泣之聲向壁縫中張時只見媳婦共女兒互相摟抱低低而哭劉媽媽見如此做作料道這事有些蹺蹊欲待發作又想兒子纔好若知得必然氣惱權且耐住便掀門簾進來門却閉着叫道快些開門二人聽見是媽媽聲音拭乾眼淚忙來開門劉媽媽走將進去便道爲甚青天白日把門閉上在内摟抱啼哭二人被問驚得滿面通紅無言可答劉媽媽見二人無言一發是了氣得手足麻木一手扯着慧娘道做得好事且進來和你說話扯到後邊一間空屋中來丫鬟看見不知爲甚閃在一邊劉媽媽扯進了屋裏將門閂上丫鬟伏在門上張時見媽媽尋了一根木棒罵道賤人快快實說便饒你打罵若一句含糊打下你這下半截來慧娘初時抵賴媽媽道賤人我且問你他來得幾時有甚恩愛割捨不得閉着房門摟抱啼哭慧娘對答不來媽媽拿起棒子要打心中却又不捨得慧娘料是隱瞞不過想道事已至此索性說个明白求爹媽辭了裴家配與玉郎

若不允時、拚个自盡便了、乃道前日孫家曉得哥哥
有病、恐悞了女兒、要看下落、教爹媽另自擇日、因爹
媽執意不從、故把兒子玉郎假粧嫁來、不想母親教
孩兒陪伴、遂成了夫婦、恩深義重、誓必圖百年諧老、
今見哥哥病好、玉郎恐怕事露、要回去換姐姐過來、
孩兒思想、一女無嫁二夫之理、教玉郎尋門路要我
為妻、因無良策、又不忍分離、故此啼哭、不想被母親
看見、只此便是實話、劉媽媽聽罷、怒氣填胸、把棒撇
在一邊、雙足亂跳、罵道、元來這老乞婆恁般欺心、將
男作女、哄我、怪道三朝便要接回、如今害了我女兒、

須與他干休不得、拚這老性命、結識這小殺才罷、開
了門、便趕出來、慧娘見母親去打玉郎、心中着忙、不
顧羞恥、上前扯住、被媽媽將手一推、跌在地上、爬起
時、媽媽已趕向外邊去了、慧娘隨後也趕將來、丫鬟
亦跟在後面、且說玉郎見劉媽媽扯去慧娘、情知事
露、正在房中着急、只見養娘進來道、官人不好了、弄
出事來也、適在後邊來、聽得空屋中亂鬧、張看時、見
劉大娘拿大棒子拷打姑娘、逼問這事哩、玉郎聽說
打着慧娘、心如刀割、眼中落下淚來、沒了主意、養娘
道、今若不走、少頃便禍到了、玉郎即忙除下簪釵、挽

起一个角兒皮箱內開出道袍鞋襪穿起走出房來將門帶上離了劉家帶跌奔回家裏正是

拆破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孫寡婦見兒子回來恁般慌急又驚又喜便道如何這般模樣養娘將上項事說知孫寡婦埋怨道我教你去不過權宜之計如何却做出這般沒天理事體你若三朝便回隱惡揚善也不見得事敗可恨張六嫂這老虔婆自從那日去了竟不來覆我養娘你也不回家走遭教我日夜擔愁今日弄出事來害這姑娘却怎麽處要你不肖子何用玉郎被母親嗔責驚愧無地養娘道小官人也自要回的怎奈劉大娘不肯我因恐他們做出事來日日守着房門不敢回家今日暫走到後邊便被劉大娘撞破幸喜得急奔回來還不曾喫虧如今且教小官人躲過兩日他家沒甚話說便是萬千之喜了孫寡婦真个教玉郎閃過等候他家消息且說劉媽媽趕到新房門口見門閉着只道玉郎還在裏面在外罵道天殺的賊賤才你把老娘當做什麽樣人敢來弄空頭壞我的女兒今日與你性命相博方見老娘手段快些走出來若不開時我就打進來了正罵時慧娘已到便去扯母親

進去劉媽媽罵道賤人虧你羞也不羞還來勸我儘力一摔不想用力猛了將門靠開母子兩个都跌進去攪做一團劉媽媽罵道好天殺的賊賤才到拔老娘這一交即忙爬起尋時那里見个影兒那婆子尋不見玉郎乃道天殺的好見識走得好你便走上天去少不得也要拿下來對着慧娘道如今做下這等醜事倘被裴家曉得却怎地做人慧娘哭道是孩兒一時不是做差這事但求母親憐念孩兒勸爹爹怎生回了裴家嫁着玉郎猶可挽回前失倘若不允有死而已說罷哭倒在地劉媽媽道你說得好自在話

好狠話

見他家下財納聘定着媳婦今日平白地要休這親事誰个肯麼倘然問因甚事故要休這親教你爹怎生對答難道說我女兒自尋了一个漢子不成慧娘被母親說得滿面羞慚將袖掩着而哭劉媽媽終是禽犢之愛見女兒恁般啼哭却又恐哭傷了身子便道我的兒這也不干你事都是那老虔婆設這沒天理的詭計將那殺才喬粧嫁來我一時不知教你陪伴落了他圈套如今總是無人知得把來閣過一邊全你的體面這纔是个長策若說要休了裴家嫁那殺才這是斷然不能慧娘見母親不允愈加啼哭劉

好計策

何前聽而後悔劉老只因懼內而然

媽媽又憐又惱到沒了主意正鬧間劉公正在人家看病回來打房門口經過聽得房中啼哭乃是女兒聲音又聽得媽媽話響正不知爲着甚的心中疑惑忍耐不住揭開門帘問道你們爲甚恁般模樣劉媽媽將前項事一一細說氣得劉公半晌說不出話來想了一想到把媽媽埋怨道都是你這老乞婆害了女兒起初兒子病重時我原要另擇日子你便說長道短生出許多話來執意要那一日次後孫家教養娘來說我也罷了又是你弄嘴弄舌哄着他家及至娶來家中我說待他自睡罷你又偏生推女兒伴他

到此還撒潑纔有丈夫氣

如今伴得好麼劉媽媽因玉郎走了又不捨得女兒難爲一肚子氣正沒發脫見老公倒前倒後數說埋怨急得暴躁如雷罵道老亡八依你說起來我的孩兒應該與這殺才騙的一頭撞个滿懷劉公也在氣惱之時掀過來便打慧娘便來解勸三人攪做一團滚做一塊分拆不開丫鬟着了忙奔到房中報與劉璞道大官人不好了大爺大娘在新房中相打哩劉璞在榻上爬起來走至新房向前分解老夫妻見兒子來勸因惜他病體初愈恐勞碌了他方纔罷手猶兀自老亡八老乞婆相罵劉璞把父親勸出外邊乃

問妹子爲甚在這房中厮鬧娘子怎又不見慧娘被問心下惶愧掩面而哭不敢則聲劉璞焦躁道且說爲着甚的劉婆方把那事細說將劉璞氣得面如土色停了半晌方道家醜不可外揚倘若傳到外邊被人耻笑事已至此且再作區處劉媽方纔住口走出房來慧娘揪住不行劉媽媽一手扯着便走取巨鎖將門鎖上來到房裏慧娘自覺無顏坐在一个壁角邊哭泣正是

饒君掬盡湘江水　難洗今朝滿面羞

且說李都管聽得劉家諠嚷伏在壁上打聽雖然曉得些風聲却不知其中細底次早劉家丫鬟走出門前李都管招到家中問他那丫鬟初時不肯說李都管取出四五十錢來與他道你若說了送這錢與你買東西喫丫鬟見了銅錢心中動火接過來藏在身邊便從頭至尾盡與李都管說知李都管暗喜道我把這醜事報與裴家攛掇來鬧吵一場他定無顏在此居住這房子可不歸于我了忙忙的走至裴家一五一十報知又添些言語激惱裴九老那九老夫妻因前日要親不允心中正惱着劉公今日聽見媳婦做下醜事如何不氣一徑趕到劉家喚出劉公來發

話道當初我央媒來說要娶親時千推萬阻道女兒
年紀尚小不肯應承護在家中私養漢子若早依了
我也不見得做出事來我是清清白白的人家決不
要這樣敗壞門風的嬌東西快還了我昔年聘禮另
自去對親不要悞我孩兒的大事將劉公嚷得面上
一回紅一回白想道我家昨夜之事他如何今早便
曉得了這也怪異又不好承認只得賴道親家這是
那里說起造恁般言語汚辱我家倘被外人聽得只
道真有這事你我體面何在裴九老便罵道打脊賤
才真个是老亡八女兒現做着恁樣醜事那个不曉

得了虧你還長着鳥嘴在我面前遮掩趕近前把手
向劉公臉上一撳道老亡八羞也不羞待我送个鬼
臉兒與你戴了見人劉公被他羞辱不過罵道老殺
才今日爲甚趕上門來欺我便一頭撞去把裴九老
撞倒在地兩下相打起來裏邊劉媽媽與劉璞聽得
外面喧嚷出來看時却是裴九老與劉公廝打急向
前拆開裴九老指着罵道老亡八打得好我與你到
府裏去說話一路罵出門去了劉璞便問父親裴九
因甚淸早來廝鬧劉公把他言語學了一遍劉璞道
他家如何便曉得了此甚可怪又道如今事已彰揚

又好个錯認

却怎麼處劉公又想起裴九老恁般耻辱心中轉惱頓足道都是孫家老乞婆害我家壞了門風受這樣惡氣若不告他怎出得這氣劉璞勸解不住劉公央人寫了狀詞望着府前奔來正值喬太守早堂放告這喬太守雖則關西人又正直又聰明憐才愛民斷獄如神府中都稱爲喬青天却說劉公剛到府前劈面又遇着裴九老九老見劉公手執狀詞認做告他便罵道老亡八縱女做了醜事到要告我我同你去見太爺上前一把扭住兩下又打將起來兩張狀詞都打失了二人結做一團直至堂上喬太守看見喝教各跪一邊問道你二人叫甚名字爲何結扭相打二人一齊亂嚷喬太守道不許攙越那老兒先上來說裴九老跪上去訴道小人叫做裴九有个兒子裴政從幼聘下邊劉秉義的女兒慧娘爲妻今年都已十五歲了小人因是老年愛子要早與他完姻幾次央媒去說要娶媳婦那劉秉義只推女兒年紀尚小勒措不許誰想他縱女賣奸戀着孫潤暗招在家要圖賴親事今早到他家理說反把小人毆辱情極了來爺爺臺下投生他又趕來扭打求爺爺作主救小人則个喬太守聽了道且下去喚劉秉義上去問道

你怎麼說劉公道小人有一子一女兒子劉璞聘孫寡婦女兒珠姨爲婦女兒便許裴九的兒子向日裴九要娶時一來女兒尚幼未曾整備粧奩二來正與兒子完姻故此不允不想兒子臨婚時忽地患起病來不敢教與媳婦同房令女兒陪伴嫂子那知孫寡婦欺心藏過女兒却將兒子孫潤假粧過來到强奸了小人女兒正要告官這裴九知得了登門打罵小人氣忿不過與他爭嚷實不是圖賴他的婚姻喬太守見說男扮爲女甚以爲奇乃道男扮女粧自然有異難道你認他不出劉公道婚嫁乃是常事那曾有男子假扮之理却去辨他眞與假況孫潤面貌美如女子小人夫妻見了已是萬分歡喜有甚疑惑喬太守道孫家既以女許你爲媳因甚却又把兒子假粧其中必有緣故又道孫潤還在你家麼劉公道已逃回去了喬太守即差人去拿孫寡婦母子三人又差人去喚劉璞慧娘兄妹俱來聽審不多時都已拿到喬太守舉目看時玉郎姊弟果然一般美貌面龐無二劉璞却也人物俊秀慧娘艷麗非常暗暗欣羡道好兩對青年兒女心中便有成全之意乃問孫寡婦因甚將男作女哄騙劉家害他女兒孫寡婦乃將女壻

> 慎矣婦人之言切不可聽

病重。劉秉義不肯更改吉期。恐怕悞了女兒終身。故
把兒子粧去沖喜。三朝便回。是一時權宜之策。不想
劉秉義却教女兒陪睡。做出這事。喬太守道。元來如
此。問劉公道。當初你兒子既是病重。自然該另換吉
期。你執意不肯。却主何意。假若此時依了孫家。那見
得女兒有此醜事。這都是你自起釁端。連累女兒。劉
公道。小人一時不合。聽了妻子說話。如今悔之無及
喬太守道。胡說。你是一家之主。却聽婦人言語。又喚
玉郎慧娘上去。說孫潤你以男假女。已是不該。却又
奸騙處女。當得何罪。玉郎叩頭道。小人雖然有罪。但

> 這一問要緊

非設意謀求。乃是劉親母自遣其女陪伴小人。喬太
守道。他因不知你是男子。故令他來陪伴。乃是美意
你怎不推却。玉郎道。小人也曾苦辭。怎奈堅執不從
喬太守道。論起法來。本該打一頓板子。總是姑念你
年紀幼小。又係兩家父母釀成。權且饒恕。玉郎叩頭
泣謝。喬太守又問慧娘。你事已做錯。不必說起。如今
還是要歸裴氏。要歸孫潤。實說上來。慧娘哭道。賤妾
無媒苟合。節行已虧。豈可更事他人。况與孫潤恩義
已深。誓不再嫁。若爺爺必欲判離。賤妾即當自盡。决
無顔苟活。貽笑他人。說罷。放聲大哭。喬太守見他情

詞真懇甚是憐惜且喝過一邊喚裴九老分付道慧
娘本該斷歸你家但已失身孫潤節行已虧你若娶
回去反傷門風被人恥笑他又蒙二夫之名各不相
安今判與孫潤為妻全其體面令孫潤還你昔年聘
禮你兒子另自聘婦罷裴九老道媳婦已為醜事小
人自然不要但孫潤破壞我家婚姻今原歸于他反
周全了奸夫淫婦小人怎得甘心情願一毫原聘不
要求老爺斷媳婦另嫁別人小人這口氣也還消得
一半喬太守道你既已不願娶他何苦又作此冤家
劉公亦稟道爺爺孫潤已有妻子小人女兒豈可與

好个喬太守喬者高也此太守真高

又問得好

他為妾喬太守初時只道孫潤尚無妻子故此斡旋
見劉公說已有妻乃道這卻怎麼處對孫潤道你既
有妻子一發不該害人閨女了如今置此女子何地
玉郎不敢答應喬太守又道你妻子是何等人家可
曾過門麼孫潤道小人妻子是徐雅女兒尚未過門
喬太守道這等易處了叫道裴九孫潤原有妻未娶
如今他既得了你媳婦我將他妻子斷償你的兒子
消你之忿裴九老道老爺明斷小人怎敢違逆但恐
徐雅不肯喬太守道我作了主誰敢不肯你快回家
引兒子過來我差人去喚徐雅帶女兒來當堂匹配

如此斷決許多醜事化爲一段美譚不然各家爭訟何時而息

裴九老即忙歸家將兒子裴政領到府中徐雅同女兒也喚到了喬太守看時兩家男女都也相貌端正是个對兒乃對徐雅道孫潤因誘了劉秉義女兒今已判爲夫婦我今作主將你女兒配與裴九兒子裴政限即日三家俱便婚配回報如有不伏者定行重治徐雅見太守作主怎敢不依俱各甘伏喬太守援筆判道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惟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摟處子不用踰墻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衒玉相悅爲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擇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只一斤親是交門五百年决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冰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爲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

所以喜做官者只是化有事爲無事

絶妙審單

喬太守寫畢教押司當堂朗誦與衆人聽了衆人無不心服各各叩頭稱謝喬太守在庫上支取喜紅六

叚教三對夫妻披掛起來喚三起樂人三頂花轎兒擡了三位新人新郎及父母各自隨轎而出此事鬧動了杭州府都說好个行方便的太守人人誦德个个稱賢自此各家完親之後都無説話李都管本欲唆孫寡婦裴九老兩家與劉秉義講嘴蝙蚌相持自已漁人得利不期太守善于處分反作成了孫玉郎一叚良姻街坊上當做一件美事傳說不以爲醜他心中甚是不樂未及一年喬太守又取劉璞孫潤都做了秀才起送科舉李都管自知慚愧安身不牢反躲避鄉居後來劉璞孫潤同榜登科俱任京職仕途有名扶持裴政亦得了官職一門親眷富貴非常劉璞官直至龍圖閣學士連李都管家宅反歸并于劉氏刁鑽小人亦何益哉後人有詩單道李都管爲人不善以爲後戒詩云

為人忠厚為根本　何苦刁鑽欲害人
不見古人卜居者　千錢只為買鄉鄰

又有一詩單誇喬太守此事斷得甚好

鴛鴦錯配本前緣　全賴風流太守賢
錦被一床遮盡醜　喬公不枉叫青天

第八卷終

第九卷

陳多壽生死夫妻

世事紛紛一局棋　輸贏未定兩爭持
須臾局罷棋收去　畢竟誰贏誰是輸

這四句詩，是把棋局比着那世局，世局千騰萬變，轉盻皆空，政如下棋的較勝爭强，眼紅喉急，分明似孫龎鬪智，賭個你死我活，又如劉項爭天下，不到烏江不盡頭。及至局散棋收，付之一笑。所以高人隱士，往往寄興棋枰，消閒玩世。其間吟咏，不可勝述。只有國朝曾棨狀元應制詩，做得甚好。詩曰

兩君相敵立雙營　坐運神機決死生
千里封疆馳駿馬　一川波浪動金兵
虞姬歌舞悲垓下　漢將旌旗逼楚城
興盡計窮征戰罷　松陰花影滿棋枰

此詩雖好、又有人駁他、說虞姬漢將一聯、是個套話、第七句說興盡計窮、意趣便蕭索了、應制詩是進御的、聖天子重瞳觀覽、還該要有些氣象、同時　洪熙
皇帝御製一篇詞、意宏偉、遠出尋常、詩曰

二國爭强各用兵　擺成隊伍定輸贏
馬行曲路當先道　將守深營戒遠征
乘險出車收散卒　隔河飛砲下重城
等閒識得軍情事　一着功成定太平

今日為何說這下棋的話、只為有兩個人家、因這幾着棋子、遂為莫逆之交、結下兒女姻親、後來變出花錦般一段說話、正是

夫妻不是今生定　五百年前結下因

話說江西分宜縣、有兩個庄戶人家、一個叫做陳青、一個叫做朱世遠、兩家東西街對面居住、論起家事、雖然不算大富長者、靠祖上遺下些田業、儘可溫飽有餘、那陳青與朱世遠、皆在四旬之外、累代鄰居、志

同道合都則本分為人不管閒事不惹閒非每日喫了酒飯出門相見只是一盤象棋消悶遣日有時迭為賓主不過清茶寡飯不設酒餚以此為常那些三隣四舍閒時節也到兩家去看他下棋頑耍其中有個王三老壽有六旬之外少年時也自歡喜象戲下得頗高近年有個火症生怕用心動火不與人對局了日常無事只以看棋為樂早晚不倦說起來下棋的最怕傍人觀看常言道傍觀者清當局者迷倘或傍觀的口嘴不緊遇煞着處溜出半句話來贏者反輸輸者反贏欲待發惡不為大事欲待不抱怨又忍氣

閒話敷衍有趣

不過所以古人說得好

觀棋不語眞君子　把酒多言是小人

可喜王三老偏有一德未曾分局時絕不多口到勝負已分却分說那一着是先手所以贏那一着是後手所以輸朱陳二人到也喜他講論不以為怪一日朱世遠在陳青家下棋王三老亦在座喫了午飯重整棋枰方欲再下只見外面一個小學生跛將進來那學生怎生模樣

面如傅粉脣若塗朱光着靛一般的青頭露着玉一樣的嫩手儀容清雅步履端詳却疑天上仙童

敘事細密

不信人間小子

那學生正是陳青的兒子，小名多壽，抱了書包，從外而入，跨進坐啓，不慌不忙，將書包放下椅子之上，先向王三老叫聲公公，深深的作了個揖。王三老欲待回禮，陳青就座上一把按住道：你老人家不須多禮，却不怕折了那小廝一世之福。王三老道：說那里話。口中雖是恁般說，被陳青按住，只把臂兒略起了一起，腰兒略曲了一曲，也筭受他半禮了。那小學生又向朱世遠叫聲伯伯，作揖下去。朱世遠還禮時，陳青却是對坐，隔了一張棋桌，不便拖拽，只得也作揖相陪。小學生見過了二位尊客，纔到父親跟前唱喏，立起身來稟道：告爹爹，明日是重陽節日，先生放學回去了，直過兩日纔來，分付孩兒回家，不許頑耍，限着書還要讀哩。說罷，在椅子上取了書包，端端正正走進內室去了。王三老和朱世遠見那小學生行步舒徐，語音清亮，且作揖次第，甚有禮數，口中誇獎不絕。王三老便問：令郎幾歲了？陳青應答道：是九歲。王三老道：想着昔年湯餅會時，宛如昨日，倏忽之間，已是九年，真個光陰似箭，爭教我們不老。又問朱世遠道：老漢記得宅上令愛也是這年生的。朱世遠道：果然

小女多福如今也是九歲了王三老道莫怪老漢多口你二人做了一世的棋友何不扳做兒女親家古時有個朱陳村一村中只有二姓世世爲婚姻如今你二人之姓適然相符應是天緣況且好男好女你知我見有何不美朱世遠已自看上了小學生不等陳青開口先答應道此事最好只怕陳兄不願若肯俯就小子再無別言陳青道既蒙朱兄不棄寒微小子是男家有何推托就煩三老作伐王三老道明日是個重陽日陽九不利後日大好個日子老夫便當登門今日一言爲定出自二位本心老漢只圖喫幾杯見成喜酒不用謝媒陳青道我說個笑話你聽玉皇大帝要與人皇對親商量道兩親家都是皇帝也須得個皇帝爲媒纔好乃請竈君皇帝往下界去說親人皇見了竈君大驚道那做媒的怎的這般樣黑竈君道從來媒人那有白做的王三老和朱世遠都笑起來朱陳二人又下棋到晚方散

只因一局輸贏子　定了三生男女緣

次日重陽節無話到初十日王三老換了一件新開摺的色衣到朱家說親朱世遠已自與渾家柳氏說過誇奬女婿許多好處是日一諾無辭財禮並不計

較他日嫁送稱家之有無各不責備便了王三老即將此言回復陳青陳青甚喜擇了個和合吉日下禮爲定朱家將庚帖回來喫了一日喜酒從此親家相稱依先下棋來往時光迅速不覺過了六年陳多壽年一十五歲經書皆通指望他應試登科及第光耀門楣何期運限不佳忽然得了個惡症叫做癩初時只道疥癬不以爲意一年之後其疾大發形容改變弄得不像模樣了

肉色焦枯皮毛皺裂渾身毒氣發成斑駁奇瘡遍體虫鑽苦殺晨昏惟癢任他凶疥癬只比三分不是大麻瘋居然一樣粉孩兒變作蝦蟆相少年郎活像老龜頭抓爬十指帶膿腥齷齪一身皆惡臭

陳青單單生得這個兒子把做性命看成見他這個模樣如何不慌連象棋也沒心情下了求醫問卜燒香還願無所不爲整整的亂了一年費過了若干錢鈔病勢不曾減得分毫老夫妻兩口愁悶自不必說朱世遠爲着半子之情也一般着忙朝暮問安不離門限延捱過三年之外絕無個好消息朱世遠的渾家柳氏聞知女婿得個恁般的病症在家裡哭哭啼啼抱怨丈夫道我女兒又不醃臭起來爲甚忙忙的

題目有趣

九歲上就許了人家、如今却怎麼好、索性那癩蝦蟆死了、也出脫了我女兒、如今死不死、活不活、女孩兒年紀看看長成、嫁又嫁他不得、賴又賴他不得、終不然看着那癩子守活孤孀、不成這都是王三那老烏龜、一力攛掇、害了我女兒終身、把王三老千烏龜萬烏龜的罵、哭一番、罵一番、朱世遠原有怕婆之病、憑他夾七夾八、自罵自止、並不敢開言、一日柳氏偶然收拾櫥櫃、看見了象棋盤和那棋子、不覺勃然發怒、又罵起丈夫來、道你兩個老忘八、只為這幾着象棋上說得着、對了親、賺了我女兒、還要留這禍胎怎的、一頭說、一頭走到門前、把那象棋子亂撒在街上、棋盤也摜做幾片、朱世遠是本分之人、見渾家發性、攔他不住、洋洋的躲開去了、女兒多福又怕羞、不好來勸、任他絮聒個不耐煩、方纔罷休、自古道

隔墻須有耳　窻外豈無人

柳氏鎮日在家中罵媒人、罵老公、陳青已自曉得些風聲、將信未信、到滿街撒了棋子、是甚意故、陳青心下了了、與渾家張氏兩口兒商議道、以巳之心、度人之心、我自家晦氣、兒子生了這惡疾、眼見得不能痊可、却教人家把花枝般女兒伴這癩子做夫妻、真是

罪過料女兒也必然怨□便強他進門終不和睦難
指望孝順當初定這房親都是好情原不曾費甚
大財千好萬好總只一好若□好到底不休得爲好
成歉從長計較不如把媳婦與他詁送還他家任他別
締良姻倘然皇天可憐我孩兒有病痊之日怕沒有
老婆好歹與他定房親事如今害得人家夫妻反目
哭哭啼啼絮絮聒聒我也于心何忍計議已定恰到
王三老家來王三老正在門首同幾個老人家閒坐
白話見陳青到慌忙起身作揖問道令郎兩日尊恙
好些麼陳青搖首道不濟正有句話要與三老講屈

三老到寒舍一行王三老連忙隨着陳青到他家坐
啓內分賓坐下獻茶之後三老便問大郎有何見教
陳青將自己坐椅挪近三老四膝相湊吐露衷腸先
敘了兒子病勢如何的利害次敘着朱親家夫婦如
何的抱怨這句話王三老却也聞知一二口中只得
包慌只怕沒有此事陳青道小子豈敢亂言今日小
子到也不恠敝親家只是自己心中不安情願將與
帖退還任從朱宅別選良姻此係兩家穩便並無勉
強王三老道只怕使不得老漢只管撮合那有拍開
之理足下異日翻悔之時老漢却當不起陳青道此

事已與拙荆再四商量過了、更無翻悔、就是當先行過須薄禮、也不必見還、王三老道既然庚帖返去、原聘也必然還璧、但吉人天相、令郎尊恙、終有好日、還要三思而行、陳青道、就是小兒僥倖脫體、也是水底撈針、不知何日到手、豈可擔閣人家閨女、說罷、袖中取出庚帖、遞與王三老、眼中不覺流下淚來、王三老亦自慘然道既是大郎主意已定、老漢只得奉命而行、然雖如此料令親家是達禮之人、必然不允、陳青收淚而答道今日是朱某自已情願、並非舍親家相逼、若舍親家躊躕之際、全仗三老攛掇一聲、說陳某中心計較、不是虛情、三老連聲道領命領命、當下起身、到了朱家、朱世遠迎接、講禮而坐、未及開言、朱世遠連聲喚茶、這也有個緣故、那柳氏終日在家中千烏龜萬烏龜、指名駡媒人、王三老雖然不聞朱世遠却于心有愧、只恐三老見怪、所以殷勤喚茶、誰知柳氏恨殺王三老做錯了媒、任丈夫叫喚、不肯將茶出來、此乃婦人小見、坐了一會、王三老道有句不識進退的話、特來與大郎商量、先告過切莫見怪、原來朱世遠也是行一、里中都稱他做朱大郎、朱世遠道有話盡說、你老人家有甚差錯、豈有見怪之理、王三老

方纔把陳青所言退親之事備細說了一遍此乃令親家主意老漢但傳言而已但憑大郎主張朱世遠終日被渾家聒絮得不耐煩也巴不能個一攧兩開只是自已不好啟齒得了王三老這句言語分明是朝廷新頒下一道赦書如何不喜當下便道雖然陳親家賢哲誠恐後來翻悔反爲不美王三老道老漢都曾講過他主意已決不必懷疑宅上庚帖亦交付在此大郎請收過朱世遠道聘禮未還如何好收他的庚帖王三老道他說些須薄聘不須提起是老漢多口說道既然庚帖返去原聘必然返璧朱世遠道這是自然之理先曾受過他十二兩銀子分毫不敢短少還有銀釵二股小女收留容討出一并奉還這庚帖權收在你老人家處王三老道不妨事就是大郎收下老漢暫回明日來領取聘物卻到令親家處回話說罷分別有詩爲證

月老繫繩今又解　冰人傳語昔皆訛
分宜好個王三老　成也蕭何敗也何

朱世遠隨即入內將王三老所言退親之事述與渾家知道柳氏喜不自勝自已私房銀子也搜括將出來把與丈夫湊足十二兩之數卻與女孩兒多福討

那一對銀釵、非說那女兒雖然不讀詩書、却也天生志氣、多時聽得母親三言兩語絮絮聒聒、已自心慵意懶、今日與他討取聘釵、明知是退親之故、並不答應一字、徑走進臥房、閉上門兒、在裏面啼哭、朱世遠終是男子之輩、見貌辨色、已知女孩兒心事、對渾家道、多福心下不樂、想必爲退親之故、你須慢慢偎他、不可造次、萬一逼得他緊、做出些沒下稍、悔之何及、柳氏聽了丈夫言語、眞個去敲那女兒的房門、低聲下氣的叫道、我兒、釵子肯不肯繇你、何須使性、你且開了房門、有話時好好與做娘的講、做娘的未

描寫逼真

必不依你、那女兒初時不肯開門、柳氏連叫了幾次、只得拔了門擴、叫聲開在這裡了、自向兀子上氣忿忿的坐了、柳氏另掇個兀子、傍着女兒坐了、說道、我兒、爹娘爲將你許錯了對頭、一向愁煩、喜得男家願退、許了一萬個利市、求之不得、那癩子終無好日、可不誤了你終身之事、如今把聘釵還了他家、恩斷義絕、似你恁般容貌、怕沒有好人家來求你、我兒休要執性、快把釵兒出來還了他罷、女兒全不做聲、只是流淚、柳氏偎了半晌、看見女兒如此模樣、又欵欵的說道、我兒、做爹娘的、都只是爲好、替你計較、你願與

君子見義　小人見利

不願直直的與我說恁般自苦自知、教爹娘如何過意、女兒恨窮道爲好爲好要討那釵子也尚早、柳氏道、阿呀、兩股釵兒連頭連脚也重不上二三兩、什麼大事、若另許個富家、金釵玉釵都有、女兒道、那希罕金釵玉釵、從沒見好人家女子、喫兩家茶、貧富苦樂都是命中注定、生爲陳家婦、死爲陳家鬼、這銀釵我要隨身殉葬的、休想還他、說罷、又哀哀的哭將起來、柳氏沒奈何、只得對丈夫說、女兒如此如此、這門親多是退不成了、朱世遠與陳青肺腑之交、原不肯退親、只爲渾家絮聒不過、所以巴不得撒開、落得耳邊清淨、誰想女兒恁般烈性、又是一重歡喜、便道恁的時、休教苦壞了女孩兒、你與他說明、依舊與陳門對親便了、柳氏將此言對女兒說了、方纔收淚、正是

三冬不改孤松操　萬苦難移烈女心

當晚無話、次日朱世遠不等王三老到來、却自已走到王家、把女兒執意不肯之情說了一遍、依舊將庚帖送還、王三老只稱難得難得、隨即往陳青家回話、如此這般、陳青退此親事、十分不忍、聽說媳婦守志不從、愈加歡喜、連連向王三老作揖道、勞動勞動、然雖如此、只怕小兒病症不痊、終難配合、此事異日還

庸醫每每如此

要煩三老開言、王三老捏手道、老漢今番說了這一遍、以後再不敢奉命了、閒話休題、却說朱世遠見女兒不肯悔親、在女婿頭上愈加着悞、各處訪問名醫國手、賠着盤纏、請他來看治、那醫家初時來看、定說能醫、連病人服藥、也有些興頭、到後來不見功效、漸漸的懶散了、也有討着薦書到來、說大話誇大口、索重謝、寫包票、都只有頭無尾、日復一日、不覺又捱了二年有餘、醫家都說是個痼疾、醫不得的了、多壽嘆口氣、請爹媽到來、含淚而言道、丈人不允退親、訪求名醫用藥、只指望我病有痊可之期、如今服藥無効、眼見得沒有好日、不要賺了人家兒女、孩兒決意要退這頭親事了、陳青道、前番說了一場、你丈人丈母都肯、只爲你媳婦執意不從、所以又將庚帖送來、多壽道、媳婦若曉得孩兒願退、必然也放下了、媽媽張氏道、孩兒且只照顧自家身子、休牽掛這些閒事、多壽道、退了這頭親、孩兒心下到放寬了一件、陳青道待你丈人來時、你自與他講便了、說猶未了、丫鬟報道、朱親家來看女婿、媽媽躲過、陳青邀入內書房中、多壽與丈人相見、口中稱謝不盡、朱世遠見女婿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好生不悅、茶罷、陳青推故起身、多

好人多被轉念所悞

壽吐露衷腸說起自家病勢不痊難以完婚決要退親之事袖中取出柬帖一幅乃是預先寫下的四句詩朱世遠展開念道

命犯孤辰惡疾纏　好姻緣是惡姻緣
今朝撒手紅絲去　莫誤他人美少年

原來朱世遠初次退親甚非本心只爲渾家逼迫不過今番見女婿恁般病體又有親筆詩句口氣決絕不覺也動了這個念頭口裡雖道說那里話還是將息貴體要緊却把那四句詩摺好藏于袖中即便抽身作別陳青在坐啓下接着便道適纔小兒所言出于至誠望親家委曲勸諭令愛俯從則個原帖仍舊納還朱世遠道既然賢喬梓諄諄分府權時收下再容奉復陳青送出門前朱世遠回家將女婿所言與渾家說了柳氏道既然女婿不要媳婦時女孩兒守他也是扯淡你把詩意解說與女兒聽料他必然回心轉意朱世遠眞個把那柬帖遞與女兒說陳家小官人病體不痊親口向我說決要退婚這四句詩便是他的休書了我兒也自想終身之事休得執迷多福看了詩句一言不發回到房中取出筆硯就在那詩後也寫四句

運蹇雖然惡疾纏　姻緣到底是姻緣
從來婦道當從一　敢惜如花美少年

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揚千里只為陳小官自家不要媳婦親口回絕了丈人這句話就傳揚出去就有張家嫂李家婆一班兒撮合山養家的挜了若干表號到朱家議親說的都是名門富室聘財豐盛雖則媒人之口不可盡信却也說得柳氏肚裏熱蓬蓬的分明似錢玉蓮母親巴不得登時撇了王家許了孫家誰知女兒多福心如鐵石並不轉移看見母親好茶好酒款待媒人情知不為別件丈夫病症又不痊爹媽又不容守節左思右美不如死了乾淨夜間燈下取出陳小官人詩句放在卓上反復看了一回約莫哭了兩個更次乘爹媽睡熟解下束腰的羅帕懸梁自縊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此際已是三更時分也是多福不該命絕朱世遠在睡夢之中恰像有人推醒耳邊只聞得女兒嗚嗚的哭聲喫了一驚擦一擦眼睛推醒了渾家說道適纔聞得女孩兒啼哭莫非做出些事來且去看他一看渾家道女孩兒好好的睡在房裏你却說鬼話要看

時你自去看老娘要睡覺哩朱世遠披衣而起黑暗裡開了房門摸到女兒臥房門首雙手推門不開連喚幾聲女孩兒全不答應只聽得喉間痰响其聲異常當下心慌儘生平氣力一脚把房門踢開只見卓上殘燈半明不滅女兒懸梁高掛就如走馬燈一般團團而轉朱世遠喫這一驚非小忙把燈兒剔明高叫阿媽快來女孩兒縊死了柳氏夢中聽得此言猶如冷雨淋身穿衣不及馱了被兒就哭兒哭肉的跑到女兒房裡來朱世遠終是男子漢有些智量早已把女兒放下抱在身上將膝蓋緊緊的抵住後門緩緩的解開頸上的死結用手輕摩柳氏一頭打寒顫一頭叫喚約莫半個時辰漸漸魄返魂回微微轉氣柳氏口稱謝天謝地重到房中穿了衣服燒起熱水來灌下女兒喉中漸漸甦醒睜開雙眼看見爹媽在前放聲大哭爹媽道我兒螻蟻尚且貪生怎的做此短見之事多福道孩兒一死便得完名全節又喚轉來則甚就是今番一死遲和早少不得是一死到不如放孩兒早去也省得爹媽費心譬如當初不曾養下孩兒一般說罷哀哀的哭之不已朱世遠夫妻兩口再三勸解不住無可奈何比及天明朱世遠教渾

家窩伴女兒在床眠息、自已徑到城隍廟裡去抽籤、籤語云

時運未通亨　年來禍害侵
雲開終見日　福壽自天成

細詳籤意、前二句已自准了、第三句雲開終見日、是否極泰來之意、末句福壽自天成、女兒名多福、女婿名多壽、難道陳小官人病勢還有好日、一夫一婦、天然成配、心中好生委決不下、回到家中、渾家兀自在女兒房裡坐着看見丈夫到來、慌忙搖手道不要則聲女兒纔停了哭睡去了、朱世遠夜來剔燈之時、看見卓上一幅柬帖、無暇觀看、其時取而觀之、原來就是女婿所寫詩句、後面又有一詩、認得女兒之筆、讀了一遍、嘆口氣道眞烈女也、爲父母者、正當玉成其美、豈可以非禮強之、遂將城隍廟籤詞說與渾家道、福壽天成、神明嘿定、若私心更改、皇天必不獲祐、況女孩兒吟詩自誓、求死不求生、我們如何看守得他了日、倘然一個眼睉、女兒死了、時節空負不義之名、反作一場笑話、據吾所見、不如把女兒嫁與陳家、一來表得我們好情、二來遂了女兒之意、也省了我們干紀、不知媽媽心下如何、柳氏被女兒嚇壞了、心頭

此兒最當若夫多福舍生殉節倘母亦未必慨然

兀自突突的跳，便答應道，隨你做主，我管不得這事。朱世遠道，此事還須央王三老講。事有湊巧，這裡朱世遠走出門來，恰好王三老在門首走過，朱世遠就迎住了，請到家中坐下，將前後事情，細細述了一遍，如今欲把女兒嫁去，尋求三老一言。王三老道，老漢曾說過，只管撮合，不管撒開。今日大郎所言，是仗義之事，老漢自當効勞。朱世遠道，小女見了小婿之詩，曾和得一首，情見乎詞，若還彼處推托，可將此詩送看。王三老接了柬帖，即便起身。只為兩親家緊對門居住，左脚跨出了朱家，右脚就跨進了陳家，甚是方便。陳青聽得王三老到來，只認是退親的話，慌忙迎接，問道，三老今日光降，一定朱親家處有言。王三老道，正是。陳青道，今番退親，出于小兒情願，親家那邊料無別說。王三老道，老漢今日此來，不是退親，到是要做親。陳青道，三老休要取笑。王三老就將朱宅女兒如何尋死，他爹媽如何心慌，留女兒在家，恐有不測，情願送來伏侍小官人。老漢想來，此亦兩便之事，令親家處脫了干紀，獲其美名，你賢夫婦又得人幇助，令郎早晚也有個着意之人照管，豈不美哉。陳青道，雖承親家那邊美意，還要問小兒心下允否。王三

更說得透徹

又進一層然則完親有六善焉全親誼一也成婦節二也父母安心三也舅姑獲助四也事夫有人五也傳嗣有望六也

老就將柬帖所和詩句、呈與陳青道、令媳和得有令郎之詩、他十分烈性、令郎若不允從、必然送了他性命、豈不可惜、陳青道、早晚便來回復、當下陳青先與渾家張氏商議了一回、道媳婦如此烈性、必然賢孝、得他來貼身看覷、夫婦之間、比爹娘更覺周備、萬一度得個種時、就是孩兒無命、也不絕了我陳門後代、我兩個做了主、不怕孩兒不依、當下雙雙兩口到書房中對兒子多壽說知此事、多壽初時推却、及見了所和之詩、頓口無言、陳青已知兒子心肯、回復了王三老、擇下吉日、又送些衣飾之類、那邊多福知是陳門來娶、心安意肯、至期笙簫鼓樂、娶過門來、街坊上聽說陳家癩子做親、把做新聞傳說道、癩蝦蟆也有喫天鵝肉的日子、又有刻薄的閒漢、編成口號四句

伯牛命短偏多壽　嬌香女兒偏逐臭
紅綾被裡合歡時　粉花香與膿腥鬬

閒話休題、却說朱氏自過門之後、十分和順、陳小官人全得他殷勤伏侍、怎見得

着意殷勤、盡心伏侍、熬湯煎藥、果然味必親嘗、早起夜眠、真個衣不解帶、身上東疼西癢、時時撫摩、衣裳血臭膿腥、勤勤煎洗、分明傳母育嬌兒、只少

開胸喂乳，又似病姑逢孝婦，每思割股烹羮，雨雲休想歡娛，歲月豈辭勞苦，嘆嬌妻有名無實，憐美婦少樂多憂，

如此兩年，公姑無不歡喜，只是一件，夫婦日間孝順無比，夜裡各被各枕，分頭而睡，並無同衾共枕之事，張氏欲得他兩個配合雌雄，却又不好開言，忽一日進房見媳婦不在，便道我兒，你枕頭齷齪了，我拿去與你拆洗，又道被兒也齷齪了，做一包兒捲了出去，只留一床被，一個枕頭在床，明明要他夫婦二人共枕同衾，生兒度種的意思，誰知他夫婦二人肚裡各

一對忠厚肝胆真是夫是婦也

自有個主意，陳小官人肚裡道，自己十死九生之人，不是個長久夫妻，如何又去汚損了人家一個閨女，朱小娘子肚裡，又道丈夫恁般病體，血氣金枯，怎禁得女色相侵，所以一向只是各被各枕，分頭而睡，是夜只有一床被，一個枕，却都是朱小娘子的臥具，每常朱小娘子伏侍丈夫先睡，自己燈下還做針指，直待公婆都睡了方纔就寢，當夜多壽與母親取討枕被，張氏推道，漿洗未乾，胡亂同宿一夜罷，朱氏將自己枕頭讓與丈夫安置，多壽又怕汚了妻子的被窩，和衣而臥，多福亦不解衣，依舊兩頭各睡，次日張氏曉

賢哉婦也難得難得

得了反惟媳婦做格不去勾搭兒子幹事把一團美
意看做不良之心捉雞罵狗言三語四影射的發作
了一場朱氏是個聰明女子有何難解惟恐傷了丈
夫之意只做不知暗暗偷淚陳小官人也理會得了
幾分甚不過意如此又捱過了一個年頭當初十五
歲上得病十六歲病內十九歲上退親不允二十一
歲上做親自從得病到今將近十載不生不死甚是
悶人聞得江南新到一個筭命的瞎子叫做靈先生
甚肯直言央他推筭一番以決死期遠近原來陳多
壽自得病之後自嫌醜陋不甚出門今日特爲筭命

是說從來星家半準不準來可盡言

整整衣冠走到靈先生寓中來那先生排成八字推
了五星運限便道這貴造是宅上何人先告過了若
不見怪方敢直言陳小官人道但求據理直言不必
忌諱先生道此造四歲行運四歲至十三童限不必
說起十四歲至二十三此十年大忌該犯惡疾半死
不生可曾見過麼陳小官人道見過了先生道前十
年雖是個水缺還跳得過二十四到三十三這一運
更不好船遇危波亡槳舵馬逢峭壁斷韁繩此乃妖
折之命有好八字再筭一個此命不足道也小官人
聞言慘然無語忙把命金送與先生作別而行腹內

尋思不覺淚下想着那先生笑我前十年巳自准了後十年運限更不好一定是難過我死不打緊可憐賢德娘子伏侍了我三年並無一宵之好如今又連累他受苦怎的我今苟延性命與死無二便多活幾年沒甚好處不如早早死了出脫了娘子也得他趁少年美貌別尋頭路此時便萌了個自盡之念順路到生藥鋪上贖了些砒霜藏在身邊回到家中不題起筭命之事至晚上床却與朱氏敘話道我與你九歲上定親指望長大來夫唱婦隨生男育女把家當戶誰知得此惡症醫治不痊惟恐擔悞了娘子終身

兩番情願退親感承娘子美意不允拜堂成親雖有三年之外却是有名無實並不敢汚損娘子玉體這也是陳某一點存天理處日後陳某死了娘子別選良姻也教你說得嘴响不累你叫做二婚之婦朱氏道官人我與你結髮夫妻苦樂同受今日官人患病即是奴家命中所招同生同死有何理說別選良姻這話再也休題陳小官人道娘子烈性如此但你我相守終非長久之計你伏事我多年夫妻之情巳自過分此恩料今生不能補報來生定有相會之日朱氏道官人怎說這傷心話兒夫妻之間說甚補報兩

個你對我答足足的說了半夜方睡正是

夫妻只說三分話　今日全拋一片心

次日陳小官人又與父母敘了許多說話這都是辦了個死案骨肉之情難割難捨的意思看看至晚陳小官人對朱氏說我要酒喫朱氏道你閒常怕發痒不喫酒今日如何要喫陳小官人道我今日心上有些不爽快想酒你與我熱些盪一壺來朱氏爲他夜來言語不祥心中雖然疑惑却不想到那話兒當下問了婆婆討了一壺上好釅酒盪得滚熱取了一個小小杯兒兩碟小菜都放在卓上陳小官人道不用小杯就是茶甌喫一兩甌到也爽利朱氏取了茶甌守着要斟陳小官人道慢着待我自斟我不喜小菜有菓子討些來下酒把這句話遣開了朱氏揭開壺蓋取出包内砒霜向壺中一傾忙斟而飲朱氏走了幾步放心不下回頭一看見丈夫手忙脚亂做張做智老大疑惑恐怕有些蹺蹊慌忙轉來已自呷了一碗又斟上第二碗朱氏見酒色不佳按住了甌子不容丈夫上口陳小官人道實對你說這酒内下了砒霜我主意要自盡免得累你受苦如今已喫下一甌必然無救索性得我盡醉而死省得費了工夫說罷

又套第二甌去喫了、朱氏道、奴家有言在前、與你同生同死、既然官人服毒、奴家義不獨生、遂搶酒壺在手、骨都都喫個罄盡、此時陳小官人腹中作耗、也顧不得渾家之事、須臾之間、兩個做一對兒跌倒、時人有詩嘆此事云、

病中只道歡娛少　死後方知情義深
相愛相憐相殉死　千金難買兩同心

却說張氏見兒子要喫酒、粧了一碟巧糖、自己送來、在房門外便聽得服毒二字、喫了一驚、三步做兩步走、只見兩口兒都倒在地下、情知古怪、着了個忙、叫起屈來、陳青走到、看酒壺裡面、還剩有砒霜、平昔曉得一個單方、凡服砒霜者、將活羊殺了、取生血灌之可活、也是二人命中有救、恰好左隣是個買羊的屠戶、連忙喚他殺羊取血、此時朱世遠夫婦都到了、陳青夫婦自灌兒子、朱世遠夫婦自灌女兒、兩個喫得灌下羊血、登時嘔吐、方纔甦醒、餘毒在腹中、兀自皮膚迸裂流血不已、調理月餘、方纔飲食如故、有這等異事、朱小娘子自不必說、那陳小官人害了十年癩症、請了若干名醫、用藥全無功效、今日服了毒酒、不意中正合了以毒攻毒、這句醫書、皮膚內迸出了許

多惡血毒氣洩盡連癩瘡漸漸好了比及將息平安瘡痂脫盡依舊頭光面滑肌細膚榮走到人前連自已爹娘都不認得分明是脫皮換骨再投了一個人身此乃是個義夫節婦一片心腸感動天地所以毒而不毒死而不死因禍得福破泣爲笑城隍廟籤詩所謂雲開終見日福壽自天成果有驗矣陳多壽夫婦俱往城隍廟燒香拜謝朱氏將所聘銀釵布施作供王三老聞知此事率了三隣四舍提壺挈盒都來慶賀喫了好幾日喜酒陳多壽是年二十四歲重新讀書温習經史到三十三歲登科三十四歲及第靈

先生說他十年必死之運誰知一生好事偏在這幾年之中從來命之理微常人豈能參透言禍言福未可盡信也再說陳青和朱世遠從此親情愈高又下了幾年象棋壽並八十餘而終陳多壽官至僉憲朱氏多福恩愛無比生下一雙兒女盡老百年至今子孫繁盛這回書喚做生死夫妻詩曰

從來美眷說朱陳　一局棋枰締好姻
只爲二人多節義　死生不解賴神明

第十卷

劉小官雌雄兄弟

衣冠未必皆男子、　巾幗如何定婦人
歷數古今多怪事　高山爲谷海生塵、

且說　國朝成化年間、山東有一男子、姓桑名茂、是个小家之子、垂髫時、生得紅白細嫩、一日父母教他往村中一个親戚人家去、中途遇了大雨、閃在冷廟中躲避、那廟中先有一老嫗也在內躲雨、兩个做一堆兒坐地、那雨越下越大、出頭不得、老嫗看見桑茂標致、就把言語調他、桑茂也略通些情竇、只道老嫗

孌童不羞亦濫矣

要他幹事臨上交時原來老嫗胥間到有本錢把桑茂從庭弄將起來事畢兩還未止桑茂終是孩子家便問道你是婦道如何有那話兒老嫗道小官我實對你說莫要洩漏于他人我不是婦人原是个男子從小縛做小脚學那婦道粧扮習成低聲啞氣做一手好針線潛往他鄉假稱寡婦央人引進豪門巨室行教女眷們愛我手藝便留在家中出入房闈多與婦女同眠恣意行樂那婦女相處情厚整月留宿不放出門也有閨女貞娘不肯胡亂的我另有个媚藥見待他睡去用水噴在面上他便昏迷不醒任我行

可恨可殺

事及至醒來我已得手他自怕羞辱不敢聲張還要多贈金帛送我出門囑付我莫說我今年四十七歲了走過兩京九省到處嬌娘美女同眠同臥隨身食用並無缺乏從不曾被人識破桑茂道這等快活好事不知我可學得麼老嫗道似小官恁般標致扮婦女極像樣了你若肯投我為師隨我一路去我就與你纏脚教導你做針線引你到人家去只說是我外甥女兒得便就有良遇我一發把媚藥方兒傳授與你包你一世受用不盡桑茂被他說得心癢就在冷廟中西拜投老嫗為師也不去訪親訪眷也不去問

既是老賊何不詳其姓果若無緣必有譴

衾與姊等待雨止跟着老嫗便走那老嫗一路與桑茂同行同宿出了山東境外就與桑茂三綹梳頭包裹中取女衫換了脚頭纏緊套上一雙窄窄的尖頭鞋兒看來就像个女子改名鄭二姐後來年長到二十二歲上桑茂要辭了師父自去行動師父分付道你少年老成定有好人相遇只一件凡得意之處不可久住多則半月少則五日就要換場免露形迹還有一件做這道兒多見婦人少見男子切忌與男子相近在外談若有男子人家請先設法辭避倘或被他看出破綻性命不保切記切記桑茂領教兩下分別後

不出師父所料

此處粗人却用得着

來桑茂自稱鄭二娘各處行遊哄騙也走過一京四省所奸婦女不計其數到三十二歲上遊至江西一个村鎮有个大戶人家女眷留住傳他針線那大戶家婦女最多桑茂迷戀不舍住了二十餘月不去大戶有个女壻姓趙是个納粟監生一日趙監生到岳母房裏作揖偶然撞見了鄭二娘愛其俏麗囑付妻子接他來家鄭二娘不知就裏欣然而往被趙監生邀入書房攔腰抱住定要求歡鄭二娘抵死不肯叫喊起來趙監生本是个粗人惹得性起不管三七二十一竟撲倒在床上去解他褌襠鄭二娘攩抵不開

被趙監生一手插進摸着了那話兒、方知是男人女扮、當下叫起家人、一索捆翻解到官府、用刑嚴訊、招稱眞姓眞名、及向來行奸之事、汚穢不堪、府縣申報上司、都道是從來未有之變、具疏奏聞、刑部以爲人妖敗俗、律所不載、擬成凌遲重辟、决不待時、可憐桑茂假充了半世婦人、討了若干便宜、到頭來死于趙監生之手、正是

福善禍淫天有理、　律輕情重法無私、

方纔說的是男人粧女、敗壞風化的、如今說个女人粧男、節孝兼全的來正本、恰似

薰猶不共器、　堯桀好相形、
毫釐千里謬、　認取定盤星、

這話本也出在　本朝宣德年間、有一老者、姓劉名德、家住河西務鎭上、這鎭在運河之旁、離北京有二百里田地、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螞蟻一般、車音馬跡、日夜絡繹不絕、上有居民數百餘家、邊河爲市、好不富庶、那劉德夫妻兩口、年紀六十有餘、並無弟兄子女、自己有幾間房屋、數十畝田地、門首又開一个小酒店兒、劉公平昔好善、極肯週濟人的緩急、凡來喫酒的、偶然身邊銀錢缺少、他也不

十分計較或有人多把與他他便勾了自己價錢餘下的定然退還分毫不肯苟取有曉得的問道這人錯與你的落得將來受用如何反把來退還劉公說我身沒有子嗣多因前生不曾修得善果所以今世罰做个無祀之鬼豈可又爲恁樣欺心的事倘然命裏不該時錯得一分到手或是變出些事端或是染患些疾病反用去幾錢却不到折便宜不若退還了何等安逸因他做人公平一鎮的人無不敬服都稱爲劉長者一日正值隆冬天氣朔風凛冽彤雲密布降下一天大雪原來那雪

能穿帷幙善度簾櫳乍飄數點俄驚柳絮飛颺狂舞一番錯認梨花亂墜聲從竹葉傳來香自梅枝遞至塞外征人穿凍甲山中隱士擁寒衾王孫綺席倒金尊美女紅鑪添獸炭

劉公因天氣寒冷煖起一壺熱酒夫妻兩个向火對飲喫了一回起身走到門首看雪只見遠遠一人背着包裹同个小厮迎風冒雪而來看看至近那人撲的一交跌在雪裏掙扎不起小厮便向前去攙扶年小力微兩个一拖反向下邊跌去都滚做一个肉餃兒爬了好一回方纔得起劉公擦摩老眼看時却是

只這雙小靴兒却是木蘭行遲有趣

六十來歲的老兒行纏絞脚八搭麻鞋身上衣服甚
是藍縷這小廝到也生得清秀脚下穿一雙小布獼
靴那老兒把身上的雪兒抖淨向小廝道兒風雪甚
大身上寒冷行走不動這裏有酒在此且買一壺來
盪盪寒再行便走入店來向一副座頭坐下把包裹
放在卓上小厮坐于旁邊劉公去煖一壺熱酒切一
盤牛肉兩碟小菜兩副盃筯做一盤兒托過來擺在
卓上小厮捧過壺來斟上一盃雙手遞與父親然後
篩與自巳劉公見他年幼有些禮數便問道這位是
令郎麼那老兒道正是小犬劉公道今年幾歲了答

道乳名申兒十二歲了又問道客官尊姓是往那里
去的恁般風雪中行走那老兒答道老漢方勇是京
師龍虎衛軍士原籍山東濟寧今要回去取討軍庄
盤纏不想下起雪來問主人家尊姓劉公道在下姓
劉招牌上近河便是賤號又道濟寧離此尚遠如何
不尋个脚力却受這般辛苦答道老漢是个窮軍那
里僱得起脚力只得慢慢的捱去罷了劉公舉目看
時只見他单把小菜案酒那盤牛肉全然不動問道
長官父子想都是奉齋麼答道我們當軍的人喫什
麼齋劉公道既不奉齋如何不喫些肉兒答道實不

相瞞、身邊盤纏短少、喫小菜飯兒、還恐走不到家、若用了這大菜、便去了幾日的口糧、怎能得到家裏、劉公見他說得恁樣窮乏、心中惻然、便道這般大雪、腹內得些酒肉、還可攩得風寒、你只管用、我這裏不筭帳罷了、老軍道、主人家休得取笑、那有喫了東西、不筭帳之理、劉公道、不瞞長官說、在下這裏、比別家不同、若過往客官、偶然銀子缺少、在下就肯奉承、長官既沒有盤纏、只筭我請你罷了、老軍見他當真、便道多謝厚情、只是無功受祿、不當人子、老漢轉來、定當奉酬、劉公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些小東西、直得幾何、怎說這奉酬的話、老軍方纔舉筯、劉公又盛過兩碗飯來、道、一發喫飽了、好行路、老軍道、忒過分了、父子二人正在飢餓之時、拿起飯來、狼飡虎嚥、盡情一飽、這纔是

救人須救急、　施人須當厄、
渴者易為飲、　飢者易為食、

當下喫完酒飯、劉公又叫媽媽點兩盃熱茶來喫了、老軍便腰間取出銀子來還飯錢、劉公連忙推住道、剛纔說過是我請你的、如何又要銀子、恁樣時、到像在下說法賣這盤肉了、你且留下、到前途去盤纏、老

軍便住了手千恩萬謝背上包裹作辭起身走出門外只見那雪越發大了對面看不出人兒被寒風一吹倒退下幾步小廝道爹這樣大雪如何行走老軍道便是没奈何且捱到前途覓个宿店歇罷小廝眼中便流下泪來劉公心中不忍說道長官這般風寒大雪着甚要緊受此苦楚我家空房牀鋪儘有何不就此安歇等天晴了走也未遲老軍道若得如此甚好只是打攪不當劉公道說那里話誰人是頂着房子走的快些進來不要打濕了身上老軍引着小廝重新進門劉公領去一間房裏把包裹放下看牀上

時薦子草薦都有劉公還恐怕他寒冷又取出些稻草來放在上面老軍打開包裹將出被窩鋪下此時天氣尚早準頓好了同小廝走出房來劉公已將店面關好同媽媽向火看見老軍出房便叫道方長官你若冷時有火在此烘一烘煖活也好老軍道好到好只是奶奶在那里恐不穩便劉公道都是老人家了不妨得老軍方纔同小廝走過來坐于火邊那時比前又加識熟便稱起號來說近河怎麼只有老夫妻兩位想是令郎們另居麼劉公道不瞞你說老拙夫妻今年都痴長六十四歲從來不曾生育那里得

有兒子、老軍道何不承繼一个伏侍你老年也好、劉公答道、我心裏初時也欲得如此、因常見人家承繼來的、不得他當家替力、反惹悶氣、不如沒有的到得清淨、揔要時急切不能有个中意的、故此休了這念頭、若得你令郎這樣一个、却便好了、只是如何得能勾、兩下閒話一回、看看已晚、老軍討了个燈火、叫聲安置、同兒子到客房中、來安歇、對兒子說、兒、今日天幸得遇這樣好人、若沒有他時、凍也要凍死了、明日莫管天晴下雪、早些走罷、打攪他心上不安、小廝道爹說得是、父子上牀安息、不想老軍受了些風寒、到下半夜火一般熱起來、口內只是氣喘討湯水喫、這小廝家夜晚間又在客店裏、那處去取、巴到天明起來、開房門看時、那劉公夫妻還未曾起身、他又不敢驚動、原把門兒掩上、守在牀前少頃、聽得外面劉公咳嗽聲响、便開門走將出來、劉公一見便道、小官兒如何起得恁早、小廝道告公公得知、不想爹爹昨夜忽然發起熱來、口中不住叫喘、要討口水喫、故此起得早些、劉公道、阿呀、想是他昨日受些寒了、這冷水怎麼喫得、待我燒些熱湯與你、小廝道、怎好又勞公公、劉公便教媽媽燒起一大壺滚湯、劉公送到房裏

老夫婦同心為善何以不嗣

小廝扶起來喫了兩捥老軍睜眼觀看見劉公在旁、謝道難為你老人家怎生報答劉公走近前道休恁般說你且安心自在蓋熱了發出些汗來便好了小廝放倒下去劉公便扯被兒與他蓋好見那被兒单薄說道可知道着了寒如何這被恁薄怎能發得汗出媽媽在門口聽見即去取出一條大絮被來道老官兒有被在此你與他蓋好了這般冷天氣不是當耍的小廝便來接去劉公與他蓋得停當方纔走出少頃梳洗過又走進來問可有汗麽小廝道我纔摸時並無一些汗氣劉公道若沒有汗這寒氣是感得

重的了須請个太醫來用藥表他的汗出來方好不然這風寒怎能勾發洩小廝道公公身伴無錢將何請醫服藥劉公道不消你費心有我在此小廝聽說即便叩頭道多蒙公公厚恩救我父親今生若不能補報死當為大馬償恩劉公連忙扶起道快不要如此既在此安宿我便是親人了豈忍坐視你自去房中伏侍老漢與你迎醫其日雪止天霽街上的積雪被車馬踐踏盡為泥濘有一尺多深劉公穿个木屐出街頭望了一望復身進門小廝看見劉公轉來只道不去了嚮着雨行珠淚方欲上前扣問只見劉公

從後屋牽出个驢兒騎了、出門而去、小廝方纔放心、且喜太醫住得還近、不多時便到了、那太醫也騎个驢兒、家人背着藥箱、隨在後面、到門首下了、劉公請進堂中、喫過茶、然後引至房裏、此時老軍已是神思昏迷、一毫人事不省、太醫診了脉、說道這是个雙感傷寒、風邪已入于腠理、傷寒書上有兩句歌云、

兩感傷寒不須治　陰陽毒過七朝期

此乃不治之症、別个醫家便要說還可以救得、學生是老實的、不敢相欺、這病下藥不得了、小廝見說驚得淚如雨下、拜倒在地上道、先生可憐我父子是个異鄉之人、怎生用帖藥救得性命、決不忘恩、太醫扶起道、不是我作難、其實病已犯實、教我也無奈、劉公道、先生常言道、藥医不死病、佛度有緣人、你且不要拘泥古法、儘着自家意思、大了膽医去、或者他命不該絕、就好了、也未可知、萬一不好、決無歸怨你之理、先生道、既是長者恁般說、且用一貼藥看、若喫了發得汗出、便有可生之機、速來報我、再將藥與他喫、若沒有汗時、這病就無救了、不消來覆我、教家人開了藥箱、撮了一貼藥劑、遞與劉公道、用生姜為引、快煎與他喫、這也是萬分之一、莫做指望、劉公接了藥便

去封出一百文錢遞與太醫道些小藥資權爲利市太醫必不肯受而去劉公夫妻兩口親自把藥煎好將到房中與小厮相幇扶起喫了把被沒頭沒腦的蓋下小厮在傍守候劉公因此事忙亂一朝把店中生意都擔閣了連飯也沒工夫去煑直到午上方喫早膳劉公去喫小厮喫飯那小厮見父親病重心中慌急那里要喫再三勸慰纔喫了半碗看看到晚摸那老軍身上並無一些汗點那時連劉公也慌張起來又去請太醫太醫不肯來了准准到第七日嗚呼哀哉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可憐那小厮叫皇哭倒在地劉公夫婦見他哭得悲切也涕泪交流扶起勸道方小官死者不可復生哭之無益你且將息自己身子小厮雙膝跪下哭告道兒不幸前年喪母未能入土故與父謀歸原籍求取些銀兩來殯葬不想逢此大雪路途艱楚得遇恩人賜以酒飯留宿在家以爲萬千之幸誰料皇天不祐父忽驟病又蒙恩人延医服藥日夜看視勝如骨肉只指望痊愈之日圖報大恩那知竟不能起有負盛意此間舉目無親囊無錢鈔衣棺之類並不能辦欲

求恩人借數尺之土，把父骸掩蓋，見情願終身爲奴僕以償大德，不識恩人肯見允否。說罷，拜伏在地。劉公扶起道：小官人休慮，這送終之事，都在于我，豈可把來藁葬。小廝又哭拜道：得求隙地埋骨，已出望外，豈敢復累恩人費心壞鈔。此恩此德，教兒將何補報。劉公道：這是我平昔志願，那望你的報償。當下忙忙的取了銀子，便去買辦衣衾棺木，與兩个土工來，收拾入殮過了，又備羹飯祭奠，焚化紙錢，那小廝悲慟，自不必說。就擡到屋後空地上埋葬好了，又立一个牌額，上寫龍虎衛軍士方勇之墓。諸事停當，小廝向劉公夫婦叩頭拜謝。過了兩日，劉公對小廝道：我欲要教你回去訪問親族，來搬喪歸鄉，又恐怕你年紀幼小，不認得路途。你且暫住我家，俟有識熟的在此經過，托他帶回故鄉，然後徐圖遷柩回去。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小廝跪下泣告道：兒受公公如此大恩，地厚天高，未曾報得，豈敢言歸。且恩人又無子嗣，兒雖不才，倘蒙不弃，收充奴僕，朝夕伏侍，少効一點孝心。萬一恩人百年之後，亦堪爲墳前拜掃之人。那時到京取回先母遺骨，同父骸葬于恩人墓道之側，永守于此，這便是兒之心願。劉公夫嫗大喜道：若得你肯

如此乃天賜與我爲嗣豈有爲奴僕之理今後當以父子相稱小廝道既蒙收留即今日就拜了爹媽便撥兩把椅兒居中放下請老夫婦坐了四雙八拜認爲父子遂改姓爲劉劉公又不忍没其本姓就將方字爲名喚做劉方自此日夜辛勤幫家過活奉侍劉公夫婦極其盡禮孝敬老夫婦也把他如親生一般看待有詩爲證

劉方非親是親　劉德無子有子
小廝事死事生　老亶雖死不死

時光似箭不覺劉方在劉公家裏已過了兩个年頭時值深秋大風大雨下了半月有餘那運河内的水暴漲有十來丈高下猶如百沸湯一般又緊又急往來的船隻壞了無數一日午後劉方在店中收拾只聽得人聲鼎沸他只道是什麼火發忙來觀看見岸上人捱擠不開都望着河中急走上前看時却是上流頭一隻大客船被風打壞滿將下來船上之人飄溺已去大半餘下的抱桅攀艫號呼哀泣口叫救人那岸上看的人雖然有救撈之念只是風水利害誰肯從井救人眼盼盼看他一个个落水口中只好叫句可憐而已忽然一陣大風把那船吹近岸旁岸上

人一齊喊聲好了項刻撓撓鈎子二十多張一齊都
下搭住那船救起十數多人各自分頭投店內有一
个少年年紀不上二十身上被撓鈎搠傷幾處行走
不動倒在地下氣息將絕尚緊緊抱住一隻竹箱不
肯放捨劉方在旁覩景傷情觸動了自巳往年冬間
之事不覺流下淚來想道此人之苦正與我一般我
當時若沒有劉公時父子屍骸不知歸于何處矣這
人今日却便沒人憐救了且回去與爹媽說知救其
性命急急轉家把上項事報知劉公夫婦意欲扶他
回家調養劉公道此是陰德美事爲人正該如此劉

媽媽道何不就同他來家劉方道未曾稟過爹媽怎
敢擅便劉公道說那里話我與你同去父子二人行
至岸口只見衆人正圍着那少年觀看劉公分開衆
人挨身而入叫道小官人你掙扎着我扶你到家去
將息那少年睁眼看了一看點點頭兒劉公同劉方
向前攙扶一个幼年力弱一个老年衰邁全不濟事
旁邊轉過一个軒跎刺的後生道老人家閃開待我
來向前一抱輕輕的就扶了起來那後生在右劉公
在左兩邊挾住肐膊便走少年雖然說話不出心下
却甚明白把嘴努着竹箱劉方道這箱子待我與你

如確見竹箱中有物早有人扶去矣

馱去把來背在肩上在前開路衆人閃在兩邊讓他們前行隨後便都跟來看內中認得劉公的便道還是劉長者有些義氣這个異鄉落難之人在此這一回並沒个慈悲的肯收留回去偏他一曉得了便攙扶回家這樣人真个世間少有只可惜無个兒子這也是天公沒分曉又有个道他雖沒有親兒如今承繼這劉方甚是孝順比嫡親的尤勝這也筭是天報他了那不認得的見他老夫妻自來攙扶一个小廝與他馱了竹箱就認做那少年的親族以後見土人紛紛傳說方纔曉得無不贊歎其義還有沒肚子的人稱量他那竹箱內有物無物財多財少此乃是人面相似人心不同不在話下且說劉公同那後生扶少年到家向一間客房裏放下劉公叫聲勞動後生自去劉方把竹箱就放在後生之傍劉媽媽連忙去取乾衣與他換下濕衣然後扶在鋪上原來落水人喫不得熱酒劉公曉得這道數教媽媽取臘酒略溫一下儘着少年痛飲就取劉方的臥被與他盖了夜間即教劉方伴他同臥到次早劉公進房來探問那少年已覺健旺連忙掙扎起來要下床稱謝劉公急止住道莫要勞動調養身子要緊那少年便向枕上

叩頭道小子乃垂死之人得蒙公公救拔實乃再生父母但不知公公尊姓劉公道老拙姓劉少年道原來與小子同姓劉公道官人那里人氏少年答道小子劉奇山東張秋人氏二年前隨父三考在京不幸遇了時疫數日之內父母俱喪無力扶柩還鄉只得將來火化指着竹箱道奉此骸骨歸葬不想又遭此大難自分必死天幸得遇恩人救我之命只是行李俱失一無所有將何報答大恩劉公道官人差矣不忍之心人皆有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若說報荅便是為利了豈是老漢的本念劉奇見說愈加感

定盟證心

激將息了兩日便能起身向劉公夫婦叩頭泣謝那劉奇為人溫柔俊雅禮貌甚恭劉公夫婦十分愛他早晚好酒好食管待劉奇見如此慇懃心上好生不安欲要辭歸怎奈鈎傷之處潰爛成瘡步履不便身邊又無盤費不能行動只得權且住下正是

不戀故鄉生處好　受恩深處便為家

却說劉方與劉奇年貌相彷情投契合各把生平患難細說二人因念出處相同遂結拜為兄弟友愛如嫡親一般一日劉奇對劉方道賢弟如此青年美質何不習些書史劉方道弟甚有此志只是無人教導

劉奇道不瞞賢弟說我自幼攻書博通今古指望致
身青雲不幸先人棄後無心于此賢弟肯讀書將尋
些書本來待我指引便了劉方道若得如此乃弟之
幸也連忙對劉公說知劉公見說是个飽學之士肯
教劉方讀書分外歡喜即便去買許多書籍劉奇盡
心指教那劉方穎悟過人一誦即解日裏在店中看

敏捷可愛

管夜間挑燈而讀不過幾月經書詞翰無不精通且
說劉奇在劉公家中住有半年彼此相敬相愛勝如
骨肉雖然依傍得所只是終日坐食心有不安此時
瘡口久愈思想要回故土來對劉公道多蒙公公夫
婦厚恩救活殘喘又攪擾半年大恩大德非口舌可
謝今欲暫辭公公負先人骸骨歸葬服闋之後當圖
報効劉公道此乃官人的孝心怎好阻當但不知幾
時起行劉奇道今日告過公公明早就走劉公道既
如此待我去覓个便船與你劉奇道水路風波險惡
且乏盤纏還從陸路行罷劉公道陸路脚力之費數
倍于舟且又勞碌劉奇道小子不用脚力只是步行
劉公道你身子怯弱如何走得遠路劉奇道公公常
言說得好有銀用銀無銀用力小子這樣窮人還怕
得什麼辛苦劉公想了一想道這也易處便教媽媽

此老夫婦多情之甚故得二子情報

整備酒肴與劉奇送行飲至中間劉公泣道老拙與官人萍水相逢叙首半年恩同骨肉實是不忍分離但官人送尊人入土乃人子大事故不好强留只是自今一別不知後日可能得再見了說罷歔欷不勝劉媽媽與劉方盡皆泪下劉奇也泣道小子此行實非得已俟服一滿即星夜馳來奉候幸勿過悲劉公道老拙夫婦年近七旬如風中之燭早暮難保恐君服滿來時在否不可知矣倘若不棄送尊人入土之後即來看我也是一番相知之情劉奇道既蒙分付敢不如命一宿晩景不題到了次早清晨劉媽媽又整頓酒飯與他喫了劉公取出一个包裹放在卓上又叫劉方到後邊牽出那小驢兒來對劉奇道此驢畜養已久老漢又無遠行少有用處你就乘他去罷省得路上雇倩這包裹內是一床被窩幾件粗布衣裳以防路上風寒又在袖中摸一包銀子交與道這三兩銀子將就盤纏亦可到得家了但事完之後即來走走萬勿爽信劉奇見了許多厚贈泣拜道小子受公公如此厚恩今生料不能報候來世爲犬馬以酬萬一劉公道何出此言當下將包裹竹箱都裝在生口身上作別起身劉公夫婦送出門首洒泪而別

劉方不忍分舍、又送十里之外、方纔分手、正是

萍水相逢骨肉情、一朝分袂泪俱傾、
驪駒唱罷勞魂夢、人在長亭共短亭、

且說劉奇一路夜住曉行、飢飡渴飲、不一日來到山東故鄉、那知去年這場大風大雨、黄河泛溢、張秋村鎮盡皆漂溺、人畜廬舍蕩盡無遺、舉目遥望、時幾十里田地絕無人煙、劉奇無處投奔、只得寄食旅店、思想欲將骸骨埋葬于此、却又無處依栖、何以營生、須尋了个着落之處、然後舉事、遂往各處市鎮鄉村訪問親舊、一無所遇、住了月餘、這三兩銀子盤費將盡、心下着忙、若用完了、這銀子就難行動了、不如原往河西務去、求恩人一搭空地、埋了骨殖、倚傍在彼處、還是个長策、算還店錢、上了生口、星夜趕來、到了劉公門首、下了生口、只看時、只見劉方正在店中、手裏拿着一本書、見在那里觀看、劉奇叫聲賢弟、公公媽媽一向好麼、劉方擡頭看時、却是劉奇、把書撇下、忙來接住生口、牽入家中、卸了行李、作揖道、爹媽日夜在此念兄、來得正好、一齊走入堂中、劉公夫娘看見、喜從天降、便道官人想殺我也、劉奇上前倒身下拜、劉公還禮不迭、見罷、問道尊人之事、想已畢了、劉奇細

積德承嗣門孝義劉公是有後矣

細泣訴前因，又道某故鄉已無處容身，今復携骸骨而來，欲求一搭餘地葬埋，就拜公公為父，依傍于此朝夕奉侍，不知尊意允否。劉公道：空地儘有，任憑取擇。但為父子，恐不敢當。劉奇道：若公公不屑棄其為子，便是不允之意了。即便請劉公夫婦上坐，拜為父子。將骸骨也葬于屋後地上。自此兄弟二人并力同心，勤苦經營，家業漸漸興隆，奉侍父母，備盡人子之禮。合鎮的人沒一个不欣羡劉公無子而有子，皆是陰德之報。時光迅速，倏忽又經年餘，父子正安居樂業，不想劉公夫婦年紀老了，筋力衰倦，患起病來。二

二子誠雖痛切悲感亦不能報此深恩

子日夜伏侍，衣不解帶，求神問劾，医藥無功，看看待盡。二子心中十分悲切，又恐傷了父子之心，惟把言語安慰，背後吞聲而泣。劉公自知不起，呼二子至床前分付道：我夫婦老年孤孑，自謂必作無祀之鬼，不意天地憐念，賜汝二人與我為嗣，名雖義子，情勝嫡血。我死無遺恨矣。但我去世之後，汝二人務要同心經業，共守此薄產。我于九泉亦得瞑目。二子哭拜受命。又延兩日，夫婦相繼而亡。二子搶地呼天，號淘痛哭，恨不得以身代替。置辦衣衾棺槨，極其從厚。又請僧人做九晝夜功果，超薦入殮之後，兄弟商議築起

最肯
克全三義洵爲世風

一个大墳要將三家父母合葬一處劉方遂至京中將母柩迎來擇了吉日以劉公夫婦葬于居中劉奇遷父母骸骨葬于左邊劉方父母葬在右邊三墳拱列如連珠相似那合鎮的人一來慕劉公向日忠厚之德二來敬他弟兄之孝盡來相送話休絮煩且說劉奇二人自從劉公亾後同眠同食情好愈篤把酒店收了開起一个布店來四方過往客商來買貨的見二人少年志誠物價公道傳播開去慕名來買者挨擠不開一二年間掙下一个老大家業比劉公時已多數倍討了兩房家人兩个小廝動用家火器皿

一个久自心許姊似兼家之子一个只不慧會原非榔下先生

甚是次第那鎮上有幾个富家見二子家業日裕少年未娶都央媒來與之議姻劉奇心上巳是欲得只是劉方却執意不願劉奇勸道賢弟今年一十有九我巳二十有二正該及時來配以圖生育接續三家宗祀不知賢弟爲何不願劉方答道我與兄方在壯年正好經營生理何暇去謀此事况我弟兄向來友愛何等安樂萬一娶了一个不好的反是一累不如不娶爲上劉奇道不然常言說得好無婦不成家你我俱在店中支持了生意時裏面絕然無人照管况且交友漸廣設有个客人到來中饋無人主持成何

小輩自寫肺肝爲知君子之腹

體面、此還是小事、當初義父、以我二人爲子時、指望子孫紹他宗祀、世守此墳、今若不娶、必然湮絕、豈不負其初念、何顏見之泉下、再三陳說、劉方只把言支吾、終不肯應承、劉奇見兄弟不允、自已又不好獨娶、一日偶然到一相厚朋友欽大郎家中去探望、兩下偶然言及姻事、劉奇乃把劉方不肯之事、細細說與、又道不知舍弟是甚主意、欽大郎笑道、此事淺而易見、他與兄共創家業、况他是先到、兄是後來、不忿得兄先娶、故此假意推托、劉奇道、舍弟乃仁義端直之士、决無此事、欽大郎道、令弟少年英俊、豈不曉得夫婦之樂、恁般推阻、兄若不信、且教个人私下去見他先與之爲媒、包你一說就是、劉奇被人言所惑、將信將疑、作別而回、恰好路上遇見兩个媒婆、正要到劉奇家說親、所說的是本鎮開紬段店的崔三朝奉家叙起、年庚正與劉方相合、劉奇道、這門親正對我家二官人、只是他有些古怪、人面前就害羞、你只悄地上去對他說、若說得成時、自當厚酬、我且不歸去、坐在巷口酒店裏等你回話、兩个媒婆應聲而去、不一時、回復劉奇道、二官人果是古怪、老媳婦恁般攛掇、只是不允、再說時、他喉急起來、好教媳婦們老大没趣

孔物光興
雨露心迹

劉奇纔信劉方不肯是个真心、但不知什麼意故、一日見梁上燕兒營巢、劉奇遂題一詞于壁上、以探劉方之意、詞云、

營巢燕、雙雙雄、朝暮銜泥辛苦同、若不尋雌繼殼卵、巢成畢竟巢還空、

劉方看見笑誦數次、亦援筆和一首于後、詞云、

營巢燕、雙雙飛、天設雌雄事久期、雌兮得雄願已足、雄兮將雌胡不知、

劉奇見了此詞大驚道、據這詞中之意、吾弟乃是个女子了、怪道他恁般嬌弱、語音纖麗、夜間睡臥、不脫

大劉雖曰
豪人終是
騃漢小劉
可然貞女
亦亦巧婦

内衣、連襪子也不肯去、酷暑中、還穿着兩層衣服、原來他却學木蘭所為、雖然如此、也還疑惑、不敢去輕易發言、又到欽大郎家中、將詞念與他聽、欽大郎道這詞意明白、令弟確然不是男子了、但與兄數年同榻、難道看他不出、劉奇敘他向來未曾褫衣之事、欽大郎道、恁般一發是了、如今兄當以實問之、看他如何回答、劉奇道、我與他恩義甚重、情如同胞、安忍啓口、欽大郎道、他若果然是个女子、與兄成配、恩義兩全、有何不可、談論已久、欽大郎將出酒殽款待、兩人對酌、不覺至晚、劉奇回至家時、已是黃昏時候、劉方

無心不覺亦見劉奇方正一斑

兒女子情欲在時一詞畢吐乃寫明耳

迎着、見他已醉扶進房中、問道兄從何處飲酒這時方歸劉奇答道偶在欽兄家小飲、不覺話長坐久口中雖説、細細把他詳視當初無心時全然不覺是女此時已是有心辨他真假越看越像是个女子、劉奇雖無邪念心上却要見个明白又不好直言乃道今日見賢弟所和燕子詞甚佳非愚兄所能及但不知賢弟可能再和一首否劉方笑而不答取過紙筆來一揮而就詞云

營巢燕聲聲叶莫使青年空歲月可憐和氏璧無瑕何事楚君終不納

雅操堅持有何愧色

有心人

難得

劉奇接來看了、便道原來賢弟果是女子、劉方聞言羞得滿臉通紅、未及答言、劉奇又道你我情同骨肉何必避諱但不識賢弟昔年因甚如此粧束、劉方道妾初因母喪隨父還鄉恐途中不便故爲男扮後因父殁尚埋淺土未得與母同葬妾故不敢改形欲求一安身之地以厝先靈幸得義父遺此産業父母骸骨得以歸土妾是時意欲説明因思家事尚微恐兄獨力難成故復遲遲今見兄屢勸妾婚配故不得不自明耳劉奇道元來賢弟用此一段苦心成全大事況我與你同榻數年不露一毫圭角真乃節孝兼全

醒世恆言　卷十

主意在此見識既高作事又且細膩眞豪傑也

女中丈夫可敬可羨但弟詞中已有俯就之意我亦決無他娶之理萍水相逢周旋數載昔爲弟兄今爲夫婦此豈人謀實繫天合儻蒙一諾便訂百年不知賢弟意下如何劉方道此事妾亦籌之熟矣三宗墳墓俱在于此妾若適他人父母三尺之土朝夕不便省視况義父義母看待你我猶如親生棄此而去亦難恝然兄若不棄陋質使妾得侍箕箒共奉三姓香火妾之願也但無媒私合於禮有虧惟兄裁酌而行免受傍人談議則全美矣劉奇道賢弟高見即當處分是晚兩人便分房而臥次早劉奇與欽大郎說了請他大娘爲媒與劉方說合劉方已自換了女裝劉奇備辦衣飾擇了吉日先往三个墳墓上祭告過了然後花燭成親大排筵宴廣請鄰里那時鬨動了河西務一鎭無不稱爲異事贊歎劉家一門孝義貞烈劉奇成親之後夫婦相敬如賓挣起大大家事生下五男二女至今子孫蕃盛遂爲巨族人皆稱爲劉方三義村云有詩爲證

無情骨肉成吳越　有義天涯作至親
三義村中傳美譽　河西千載想奇人

日本政府圖書
内閣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